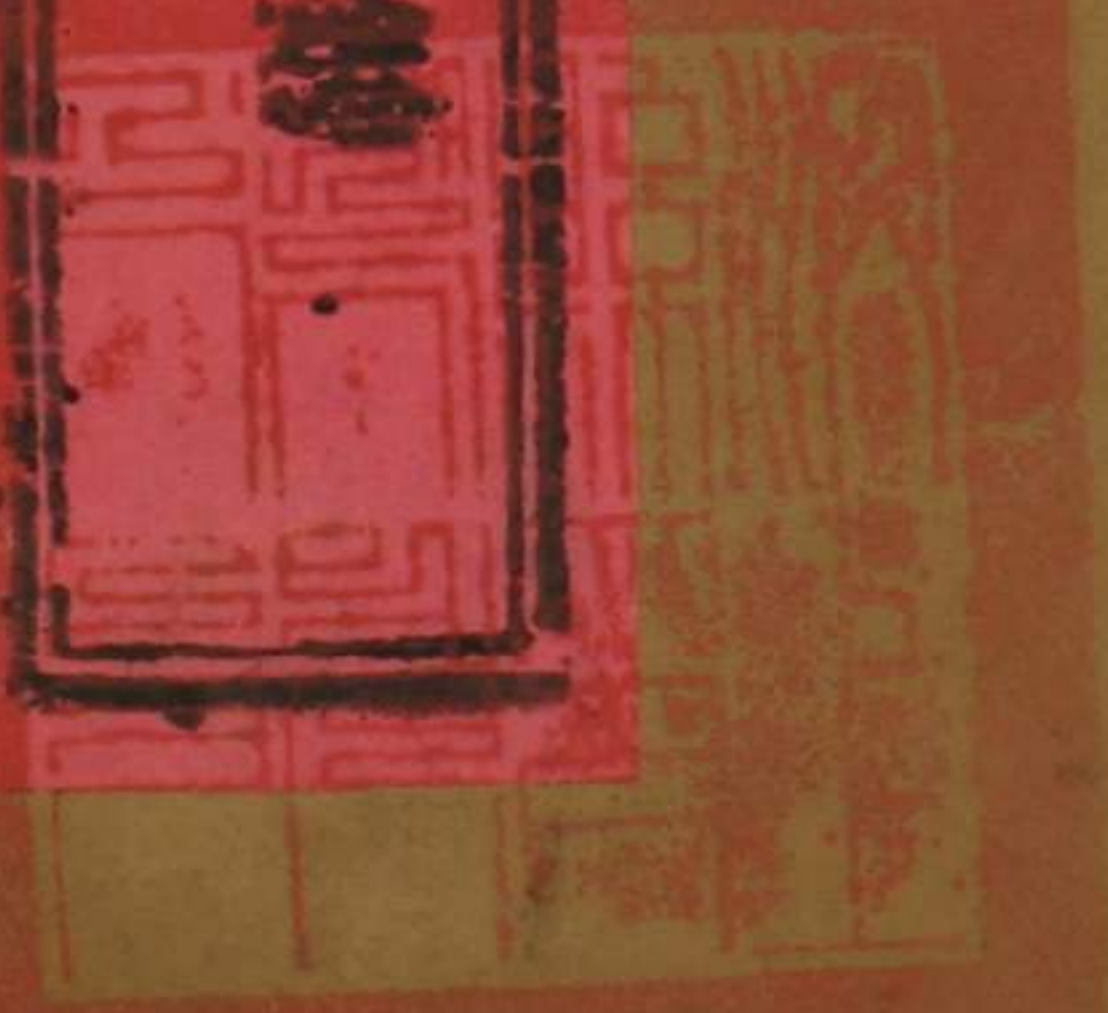


重刻波上縣志



ル 5  
3078  
2





門 儿 5  
號 3078  
卷 2

汶上縣志卷之六

知縣任

栗可仕劍修

人物志

叙曰松柏不植小阜龍蛇必生大澤吾邑諸山自  
岱西迤邐而來汶流紀之三湖滙焉山川之氣鬱  
積磅礴豪傑踵興寧為異耶顧匹夫匹婦至性所  
發通於明神亦令人心折鼻酸千載永慕則大丈  
夫審所以自處者不問地靈矣

周

左

明

魯之聞人也作春秋內外傳史不詳其邑

號乃

明

封中都伯鄉賢祠

舊設

于

焉抑皆有所據云

人物



樂啟期而歌也孔子遇之於野見其披裘帶索鼓琴而歌問之曰此何樂也對曰吾樂其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尚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三不見日者一貧二病三死以行年九十矣是生有三樂也貧病死者吾既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漢

王輔字公助東平平陸人也學公羊傳援神契常

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衡方字典祖克之裔也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氏

清滌俗招拔隱逸拜議郎遷太醫院令京兆尹建寧初政朝用舊臣拜步兵校尉受任浹旬羅疾而卒百病臨會莫不失聲海內門生故吏采石樹碑焉

士燮字處彥其先汝陽人也後徙蒼梧舉茂才除

國工人在依避難者以百數曉玩春秋為之注解

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

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

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中徒皆蒙其慶雖

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少閑輒玩習書傳春

秋左氏傳尤簡鍊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

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

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

上之其見稱如此災及表弟壹領合浦太守弟黼

領九真太守弟貳領海南太守兄弟並為列郡雄

長一州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佗不足踰也是時

晉

安遠將軍  
封龍度侯

馬隆

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少而智勇好立名節

文上系志

魏亮州刺史令為

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







穆修字伯長襄州汝陽人幼嗜學不事章句有言

士如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不復問先是以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元

詩集為三卷曰穆參取集

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

實行事東平辟為掾鄉人

出數百人實才之進幕職

無統紀昉坐曹躬閱案牘

昉氏以緝五萬兩寄昉家

家人惶駭走避貨用悉焚

乙卯權知東平府事以疾

無怨言三年遷制國使司

入為中書省左右司郎中

無怨言三年遷制國使司

無怨言三年遷制國使司

無怨言三年遷制國使司



宰領之倚任集事尤號煩重坊場誠贊畫出納惟  
謹賦不加歛而國用以饒助有議慮損益古今  
定憲典時皆宜之各為稱職十一年拜兵刑部尚  
書乞骸骨致其事奉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追封

東平郡公

張孔孫 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若部父之純為東  
平萬戶府參議因家於夜夢調孔子廟

得賜嘉果已而孔孫生因弓名於行聖公遂命今  
名既長以文學名廉希憲居政府辟為掾及安童

為相尤禮重之授戶部員外郎出為南京總管庶  
判官時方議下襄樊朝廷急用兵孔孫調今以起

境私販坐罪者動以千數宜開自新之條俾得效  
戰贖罪朝論采之檢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尋陞

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行部巴陵有囚三百人因  
怒冀乙建言與利發其墳墓而燒其家燒死者二

人有司以直圖財殺入相言之孔孫原其情減罪至  
元二十二年安童復入相言於帝曰阿合馬專政

十年親故迎合者往在驟據顯位張孔孫恬守故  
常終始如一乃除孔孫禮部侍郎尋陞尚書二十

八年為肅政廉訪司使肅政大名以所沒贓糶粟  
五千斛賑饑民除大名路總管兼府尹大興學校

有獻故河隄三百餘里於太后后者即上章請宜悉  
還細民從之召還拜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高議

中書省事既請老還家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  
夫致仕集賢大學士如故大德十一年卒年七十

有五孔孫素以文學名且善琴工畫山水竹石而  
騎射尤精和志作流寓今據大德五年修學廟記

序傳於此

曹元用 字子貞世居阿城後徙汶上元用資稟俊  
爽幼嗜書一經目輒成誦每夜讀書常達

曙不寐父憂其致疾止之輒以衣蔽窻默觀焉始  
以鎮江路儒學正考滿游京師翰林承旨闕復見

而奇之薦為國史院編修官御史臺辟為掾史元  
用初不習吏事而見事明決吏反師之轉為書省

右司掾與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同時號為三  
俊除應奉翰林文字遷禮部主事時累朝自后既

崩者猶以名稱而未嘗有謚號元用言后為天下母  
豈可直稱其名宜加徽號以彰懿德改尚書省右



司都事轉員外郎及尚書省罷退居任城久之齊  
魯間從學者甚眾延祐六年授太常禮儀院經歷  
屬英宗躬修祀事銳意禮樂其親祀儀注鹵簿輿  
服之制率所裁定初太廟九室合饗於一殿仁宗  
崩無室可耐乃於武宗室前結綵為次英宗在上  
京召禮官集議元用言古者宗廟有寢有室宜以  
今室為寢當更營大殿於前為十五室帝嘉其議  
授翰林待制陞直學士至治三年中鐵失之竇賊  
黨赤斤鐵木兒遽至京師收百司印趣召兩院學  
士北上元用獨不行曰此非常之變吾寧死不可  
曲從也未幾賊果散人皆稱其有先見之明泰定  
二年授太子贊善轉禮部尚書時宰執有欲罷科  
舉法者元用以為國家文治正在於此胡可罷也  
又有欲損太廟四時之享止存冬祭者元用謂  
祠嘗蒸四時之享不可闕一乃經禮之大者豈一  
措費而廢禮乎三年夏帝以日食地震星變詔  
所以弭災者元用進言切中時弊拜中奉大夫  
林侍講學士兼經筵官預修仁宗英宗兩朝實錄  
又奉旨纂集令甲為通制譯唐貞觀政要為國語  
書成皆行於時凡制誥率元用所草文宗時草實

使欽中書奏以元用為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  
所不可無者將大用之矣卒帝嗟悼久之贈工奉  
大夫江湖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東  
平郡公謚文獻詩文  
王忠誠字致道其先岷陽人也從汝陽曹元而游  
察廉訪司累疏時政多至治元年舉進士至正中拜監  
站以達於關陝移牘思誠令陝西河南三門立水陸  
驛縣長吏視之皆畏險阻欲以虛辭復命思誠怒  
曰吾屬自欺何以責人何以待朝廷諸君少留吾  
當躬詣其地衆惶恐從之河中灘磧百有餘里  
石錯出路窮舍騎徒行攀藤葛以進衆憊喘汗弗  
敢言凡三十里度其不可乃作詩歷叙其險執政  
采之遂寢其議召修遼金宋三史調秘書監丞及  
為河間路總管磁河水溢決鉄燈干集民丁作堤  
晝夜督工期月而塞復築夾堤於外亘十餘里是  
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稔乃募民運碎甃治郭外行



道高尺廣倍之往來者無泥塗之病郡廷生嘉禾三本僚屬欲上進思誠曰吾嘗惡人行異政沽美名乃止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之里也河間尊福鄉博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院為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時紅巾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田縣距奉元一舍思誠會豫王及省院官於安西王邸眾洶懼無言思誠曰陝西重地天下之安危繫焉察罕帖木兒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戊戌將嫉客兵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為京師之庭戶陝西實內都之藩籬兩省相望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曰先生真有為國為民之心吾寧負越境擅發之罪遂提輕兵五千倍道來援思誠犒軍於鳳凰山還定守禦九事夜宿臺中未嘗解衣同官潛送妻子過渭北思誠止之分守北門其屬聞事急欲圖苟免思誠從容諭之曰吾受國重寄安定一方期戮力報效死之可也自古皆有死在遲與速耳既而援兵破賊行樞密院掾史田甲受賂事覺匿豫鄂監察御史捕之急

并繫其母乎思誠過市中見之曰噫古者罪人不挈况其母乎吾不忍以子而繫其母令釋之不從思誠因自劾不出諸御史調而謝之召拜通

議大夫國子祭酒卒六十有七性獻肅

王毅字粟夫汶上人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承旨

兒是私蠹政難居師保伏闕極諫不報鐵木兒中

傷之免官後御史臺薦復召用仕至榮祿大夫中

政事書平章

韓珪字文器汶上人由國子助教

馬之貞字孫散居燕薊至父希言以武節將軍兼汶

上商酒使愛汶陽風士因家焉之貞疆將軍兼汶

元十七年為泗汶都漕運副使時控引江淮嶺海

至御河牛饋輻輳艱阻萬狀會壽張尹而陸車輪

言引汶水屬御河使之貞按視之貞循行地形商

七



度功用參之眾議圖上曲折備言可開之狀政府  
信其可成敷奏俞允使之貞等至其役起須城安  
山之西南壽張西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達  
御河其長凡二百五十餘里瀕河居民思之為立

焉石

辛有常 以儒道鳴山東仕至  
河東山西道宣慰使

竇革 字子野著唐書  
音訓及酒譜

按兩人生平履歷莫之能詳而行業文章亦不  
可泯故附見焉

明

劉寧 汶上人洪武中以監生任刑部主事剛毅廉  
者安氏被髮呼僕拘送於朝

賜金幣勞之官至太僕寺少卿

張郵 汶上人宣德中領解任教諭陞山西按察司  
功陞廣東

必呼曰張郵在此既葬廬於墓每食必奠哀毀

立有芝草白兔之祥有司上其事於

旌其門後以鳳陽府知府致仕每朝賀大祭必

侃侃忠孝大節至死不倦人見之自知為端士

楊銓 字仲衡以例貢初授邵陽主簿廉介自持布  
衣蔬食淡如也陞浦江丞為刁民所誣繫按

察司一年監司直其事出之而節爾勵焉時越中

開府稱之云古人廉潔不過如此科第出身反有

不如陞孝豐知縣視事二月而卒三縣民狀其行

聞於部劄下山東布政司令縣立清節坊以表之

適縣令相代事不果行其子楊守仁以承差為尉  
氏典史居官廉慎疾惡如仇能嗣其家聲焉

吳嶽 字汝喬其先東阿人也遷汶上三世生嶽舉  
嘉靖壬辰進士歷戶部主事郎中知廬州保

定二府歷山西副使浙江叅政胡廣按察使山西  
右布政使晉右僉都御史以疾請告家居數年



起為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轉吏部左侍郎南  
 京吏部尚書滿考致仕嶽為人耿介端方清操絕  
 俗主事督上谷餉積羨千金吏以送納正色拒曰  
 羨金即正餉也或以為利吾甚耻之為郡治貴大  
 體不向苛細山澤之稅及吏役班價舊供府堂悉  
 罷卻之用代厨傳人以為難保定在輦轂下一時  
 徵發四出民不能應嶽具疏 奏裁免十六七請  
 郡以寬隆慶改元奉 詔大察內吏科臣有異議  
 疏入留中部院疑恐獄請政府抗聲曰公視諸故  
 府往考察去者科官欲留之有諸其母以傷國體  
 問臣悚服其事遂寢在南都專抑浮薄杜僥倖板  
 會約禮考諸書以行風俗為之一變卒年六十有  
 七遣命子孫母求卹典事 聞論祭遣官營葬  
 賜謚公肅平生孝友誠厚篤於倫誼待人容恕居常  
 無傲綺歸自留都行李蕭然廳事不備至借僧寺  
 接容里人信其清苦不調異也 上為詩歌沉深典  
 雅 并去色澤而馳以自炫  
 有 至湖遺稿一卷行於世

王杲 字景初舉正德甲戌進士授臨汾知縣處  
 史巡視陝西茶馬會歲大侵 詔遣二中貴人分  
 守蘭靖杲即上言窮邊饑歲民方救死不暇若額  
 外設官勢必增派民將重困乞取回內廷供掃除  
 職庶合

宗官制總兵官趙文貪墨恇怯盜糧敗劫私結佞  
 倖魏彬為內援累經論劾皆寢不治杲因列文所  
 犯皆有狀彬附下罔上害治匪細乞併論 勿法以  
 彰 國典文竟罷鎮奉 命巡按蘇松江南京大饑  
 多方振貸民賴以全入掌河南道協贊考察公行  
 汰黜無所承望凡所建白皆關治體而不掇拾短  
 長以事搏擊矣已陞太僕寺少卿 乙未轉大理寺  
 右少卿丙申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已  
 亥 歷左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河南大饑 奏發  
 帑銀卹民所聚量口給食全活不可勝計辛丑陞  
 右都御史督漕於淮緣河苦災民多輕徙蕩滌煩  
 苛輿 咻而振貸之入為戶部尚書夙夜審畫乃折  
 兌米開事例括積羨責宿逋理屯蓋取贖贖悉心  
 畢議率鑿鑿可行不加賦而事辦丁未再考加太



子少保會有詔買龍涎香久而未獲忘者因致

土滋不悅公御屬嚴毅無敢以私于差遣者曹事不

活必督過之不少假以詞色其才猷志行卓異者

到汲引延譽如恐不及郎官化之莫不自厲多遷

要職而不自肖者不能無缺望兩淮鹽金解至者

裝十萬王藏員外余善繼漏收千兩典解者不敢

置具以首公公奏抵善繼於理善繼念對流言曰

鹽金惡法不當收公受典解者重賂故見却耳王

季明經嘗因公督過迺與善繼比而為之證經河

以南人也禮科給事中馬錫於經為同鄉信其嫉

露章劾公峻文巧詆遂下詔獄戶科都給事中

致致成進率其僚合疏論救悉廷杖視職獄吏懼傳

上愈怒意且叵測因擊磬磬裂忽嬰然疑其枉乃薄

諸公戊廣之雷州卒於戾所隆慶丁卯都給事中

辛自修等交章白其冤狀

諭祭四壇遣官造葬贈太子太保

徐哲字晦夫由例貢任順德府經歷補任建寧府

文安縣知縣性純孝早歲以食貧拮据事親嘗

自負米物走塗市中親病輒禱天願代母之歿也

獨居齋室奉神王飲食盥櫛之具如生儀比歿初

訖葬車遂廬墓側朝夕哭奠負土成崇丘焉嘗初

冬夢母欲食瓜竊求之莫由得也偶陟墓嶺見枯



擢人會都御史巡撫宣府軍士驕橫往往竄名尺籍  
錢穀侵冒不可較迎綜覈有方得其要領上下  
伏母敢乾沒尋陞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入為  
左右侍郎陞本都尚書以上疏乞休忤  
旨罷一命從容就道卒年八十  
賜祭葬

王賢字獨山天性嗜學幼與兄質奉母岳氏之訓  
肘跡入案幾寸許正德丙子與兄同舉於鄉

會諸孝廉徵問書義皆稱儒不與兄同舉於鄉  
旨四座傾聽仕終交城尹邑侯張公邦彥重其為

人忘形投契如布衣交公常遣一力馳片  
侯飲背負一囊盛麥斗許侯問之曰此以

其居公不能治具侯自以金沽村醪數瓶  
記其簡易有古風如此公平生多著述

近記四書說約四十卷一得錄五十卷  
時取平日志集鄉邑諸事論斷之晚以

佚號五  
入云

王世雍字堯治果之子也舉嘉靖乙未進士初授  
藏者所陷戊戌雷州公棄官來省戀戀不忍去一夕

杲與客奕夜五鼓遽卒遂扶襯歸一與李中丞  
璋子諄馮御史恩子時可俱以孝稱為世所艷慕

云晚作怡怡園與諸昆游息其中又約率真會  
布衣之交以齒相先名位若遺

故迄今推友誼之篤者必歸焉

郭朝賓字尚甫舉嘉靖乙未進士授戶部主事再  
浙江左右布政使隆慶辛未入

尹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入為戶部左侍郎總  
督倉場擢工部尚書滿考累疏致仕為人老成渾

朴雅有器局能任大事斷決神敏吏不能欺而御  
下寬簡不為苛細其在大同令邊商能轉粟者各

以力多少自占倉庾即有收券輒給銀鹽不少留  
滯貴近請託無由而至比代羨二萬金其在西寧

撫綏諸羌不妄勦殺羌奉約束伏不敢動韓宗人  
奴闖變於市為指揮所捕因夜入指揮宅毆之懼

而殺其小兒以誣指揮指揮坐死朝賓廉其在狀



遂雪其冤其在兩浙收買料價修復陂池不使豪  
貴居間有所侵沒其在工部賈人領價各以其時  
按籍給予不使困累時江陵柄國銳於與作議開  
泖口膠萊二河前後遣官行視朝賓心知其難不  
肯附和兩集廷議以請告得報罷所省鉅萬談者  
以持重稱之卒年七十二  
張綸字宣甫生而重瞳性端凝不好弄舞象之歲  
蜀山綸從之遊是時諸名流日集講習而吳公獨  
屬意於綸然數奇試輒不第嘉靖癸亥始得歲舉  
隆慶初訓秀水諸生贊一切謝不受日群諸生講  
道衣尋樂軒既陞青縣諭其教青士無異秀水擢  
三河令三河城如斗大顧衝疲甚乃力任勞怨以  
清賦役又發中貴陰事責太宰里之迹租於是清  
強之名滿京東而督撫直指使者各飛章薦之有  
三不撓三不知之語乙亥擢通州守通州水陸畢  
奏衝疲更甚綸剔奸釐弊不避權豪通人至今能  
言之守通歷四載兩入計不持一介謁當道已耶  
竟用卓異擢戶部山西司員外郎庚辰  
謁陵綸王勿勿餉省費數倍已督運惠通河一已夜

三萬石辛巳督  
議倉賊三議草場  
四議修理五議  
六議賑實六議  
召買  
俱報可載會計錄  
有美金人成德之  
而獨不厭中丞其  
收支俱不  
保定倅楊某因二  
憾中之誣為江陵  
黨左遷肅府  
長史綸平生於書  
無所不讀而尤深  
於易嘗著三  
圖說圖書考據著  
考格致問易譚四  
書原多前人  
所未發其儒術吏  
治為時所推重云  
王勣字無功氣宇  
端凝動遵禮法為  
諸生時即以  
邑侯韓公雅重之  
致幣馬焉筮仕商  
令一洗積  
蠹有節省之實惠  
裁商誌中後以忻  
州刺史致  
仕及年七十餘丁  
內艱寢苦枕塊朝  
夕溢米人爭  
以禮經優老之文  
為解弗從也及病  
革諸子白欲  
更衰猶泣然曰吾  
服未闋若易以衣  
目不瞑矣竟  
服衰而終其秉禮  
之念至死不懈庶  
幾易簣之遺  
焉

白英老人也永樂中尚書朱禮壽勝國會通故道  
英獻計導百餘自不入杖築壩戴村橫亘五里



過汝全流出於南莊四勢南流達於淮泗六分北  
流達於津衛國家二百年來引東南之粟以實京  
師皆英之力也今侑食於分水廡中又戴村設專  
祠焉世以子孫一人給冠帶奉其祀夫英以草野  
之人襄國家大計以至朝食其視隣膺仕而無所  
長於世者何如哉故以附鄉先生之末而無所  
及焉

孝義

董天知 今開河貧民也父早世母彭氏市二十八  
歲守貞不嫁知未嘗學性至孝與妻尹氏  
以方作給養得粟飽母自啖糠粃早必待食而出  
無從得甘脆每懷餓果歸則避稚子奉之寢必安  
衣必纈違行必負三十餘年弗懈也又撫弟天祥  
以及戚立時有不遜色嘗怡然不覺其有拂焉弟  
欲折爨則出諸什器恣其擇取問有為弟所需而  
偶遺者仍推與之弟感動遂復同居其孝友如此  
乃不得聞於上小民隄金私為置坊  
知可之蓋發於至性不自知其德云

侯晃 邑生也年十六歲丁父憂廬墓三年  
洪武十八年奉旨建坊於廬墓

馬威 邑生朝卒廬於墓  
宣德中詔表其門

張邨 傳見前

王廩 父母早卒事祖父母以孝聞祖父母終  
結廬墓側朝夕習十築墳六年始歸

徐哲 傳見前

王璵 字性至孝嘗為定州司訓恨已之不能  
侍於親也遺書丁寫親舍圖朝夕凝望焉薛  
又清公瑄見之乃題其額云先生累業居鄒魯禮  
采詩書紹先祖夫子遺風飽已聞杏壇遺跡頻經  
千里自賓興上玉京便拜除書籍綠組官在定州  
良工寫鄉土淡齋初分嶺上村輕烟乍點天邊柳  
赤泗微茫迥不流龜蒙紫岌業巖將雨憑軒忽若無  
丹青汶水之陽見庭宇花間一鳥窺簾籠竹裏兒  
童隨杖屨靜聽如聞琴瑟鳴細看似覺斑斕舞先



生乃是純孝人思親對此誠心神錦衣有月遂榮  
養壽觴更視如太椿吾聞昔日唐忠仁太行跋馬  
高嶙峋白雲孤飛繞親舍望之不覺涕零巾至今  
香名滿入耳先生豈不追芳塵願將此圖莫輕擲  
于孫承作傳家珍且相與盤旋數日而後去及父  
卒徒跌奔歸廬於墓左朝夕悲慟竟得疾而終  
王世雍傳見前

魏弘道邑庠生也竭力事親見父哀願每祈自慰  
每念之乃結廬於此坐之虛朝夕請墓焚香奠拜  
華旋就母視飲食問安否內外不怠父制甫訖其  
母又歿以禮附葬竟廬前三年邑諸生同  
上其事於學臺吳公乃移文於縣表其門

張宗學死宗學欲八焉母止之泣曰兒尚未嗣也  
乃赴縣自白於令曰僕乃學殺之不可以誣兒因  
引校自荷已而繫東昌府獄獄吏虐以冰寒三日  
東且死賂至爰盡其灌以薑酒始甦在獄凡十餘  
年後蒲灣王公掌內臺時為按東省者詳其事乃

韓邦用邑庠生也弟邦寵嘗味爽行道上得遺橐  
所遺也若中人之產盡鬻之不能償矣當俟其人  
還之無何一人號泣而至驗問相符遂舉橐付焉  
其人出數金相謝竟不受

驛卒逸其名嘉靖中驛馬卒也事母至孝母  
怒則跪而訴口兒願受責幸勿怒以自傷也泣輒  
數行下蓋有伯愈之風焉嗟乎廝養卒之忠馬卒  
之孝其事皆足光汗簡而名竟不傳則天  
下之抱卓行而湮滅於世者可勝道哉

按勝國時趙恒亦嘗廬墓田改任及王任兒各  
以親疾卧水張熙為父吮瘍又剪肉愈母皆宜  
為列傳第我

太祖令卧水割股者不在旌表之例故附見之  
烈女



金

國侃妻劉氏 遇賊不撓而死

元

李如忠妻馮氏

名淑安字靜君大名宦家女山陰令李如忠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

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以馮生子任一歲而如忠又卒方如忠病篤謂馮曰吾已矣其柰汝何馮曰引刀斷髮自誓不他適逾兩月遺腹生一子名曰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聞如忠歿於官家多遺財相率來山陰馮氏方病乘間盡取其貲及子任以去馮不與較一室蕭然唯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泣隣里不忍聞久之鬻衣禮曆二柩載山下携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歲形苦節為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孤苦欲使更事人馮爪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餘年教二子皆成學始護二喪歸葬汶上邑人王毅以平章政事在告為親臨其喪而銘其墓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嘆息中書參政王士熙侍御史馬福常翰林學士吳澄集賢學士袁楠奎章閣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常博士柳貫輩爭為文以美之山東浙東祥有司交上其事於朝請褒異焉其子仕伏事母孝皆掾大人

明 府有廉直聲 王龔芳妻張氏 庠生張文光女也十七歲適芳亦狂疾不識親疎妄肆踏擊侍婢皆避去氏獨日夜不離於側誘進飲食湯餌數為夫所扑皆賴於死終不懈也久之夫憊僅存視息食難齒决氏醫而哺之寢則靜候呼吸代為輾轉日終夜不暝至於遺穢床蓐以手掬之毫無厭意如是者十餘年而夫乃死氏一哭而僵移時乃甦觸地而號曰嗟乎天胡不令我偕死耶哭竟日不絕聲乘夜自縊為待兒所覺不得死遂絕粒數日焚香涕泣祈死於喪至二十七感憤殺身猶之易耳乃若氏之侍芳之疾

文上系志

卷之六人物

七



也始則如孝子之事父母既則如慈母之育嬰兒  
拮据焦勞十餘年如一日而卒以身殉之此其貞  
烈之性不啻貫於金石矣後邑人士具其事以聞  
於上當道者移文於庠以核之時董廣文索賂不  
獲遂寢其事

許烈女

名慕貞寧陽許學士彬之曾孫女也字汝

姑納夫棺焉其父欲別字之自縊幾死遂不敢強

朝 詔旌其門仍合葬 夢席以終其志

尹東魯妻陳氏

年甫二十三夫歿舅姑欲使更適

男女家復亦貧紡績以養舅姑姑病思肉食貧不  
能具夜有兔入室作羹奉姑姑病遂愈人以爲孝  
感云舅姑之歿拮据營葬其棺衾諸事即東魯在  
未必能加也郭二尹惟登聞而賢之請其門饋以  
米焉欲聞於上以罷官不果氏後  
至六十餘卒水能樂之操猶如一日

周氏姑

御史周福姑也福嘗奉 旨籍藍氏遺

福忠清奉法必無賂縱請自死以  
明福之寃福遂得戍鳳陽衛

劉寧妻安氏

嘗從寧宦於京師適寧它出有以瓜

時方撫沐因左手握髮右手持瓜以首於朝  
上嘉嘆之

周道光妻張氏

張衢女也年十七歸庠生道光四

率言語如平時夜沐浴整衣經  
於柩側時臬司按部遂表其門

張昇妻杜氏

昇邑庠生也氏年十七歸焉歲餘生

姑泣勸之曰汝死固也但兒在乳哺倘致不育  
不絕爾大後乎氏感悟因撫子培成立入於庠

于自然妻張氏

庠生張烈之女也適自然生子交

二年文德病疹而亡氏經於柩側時年三十八耳  
若張氏者矢志於夫歿之後完節於子死之時可



謂始終一心者矣

孫聘妻邢氏 夫死孀居惟採野蔬自給撫孤為邑

之重 徐潤妻 潤疾革時囑之曰汝年二十五耳當

二乎盡散衣飾與夫之姊妹且命木工大其棺

夫死夜沐浴自縊於旁因同棺歛之以遂其志

楊宗禹妻戴氏 庠生戴朝相女也年二十夫病革

張鳳翥妻趙氏 嘉靖五年翥疾革語其妻曰汝年

日行且同歸地下矣翥屬纊時趙已縊死

周進妻王氏 年十八歸於暹生男守志四月而夫

惟婦是依且白乳哺豈能勉其孤也 夫死

致孝姑病焚香告天願以身代焉 夫死

姑自以糠粃養野蔬食之至七十二歲鄰舍不聞

其聲內親罕見其面其天性合道若 風羽女誠者

云縣立坊以旌之 子守志亦有孝行

杜華妻馬氏 年十七歸華華不幸早世遺孤杲甫

復甚悍厲恐杜氏之嗣遂殄也乃晝夜紡績自給

教杲以學為邑庠生九十六歲始歿蓋孀居者七

十餘年 師鉦妻秦氏 年十八適鉦逾年鉦歿氏勤

傅鳳翼妻師氏 鳳翼邑庠生也早卒氏年十九有

四十餘年 檀儒妻王氏 儒父先中生二子長儒次任氏任嫂

數見旌焉 也姑及氏因乳之後儒卒無子氏日

文上系志 卷之六 人物 七



夜涕泣誓以自死任令妻防守之以子芳遂嗣焉  
氏教以義方成萬曆壬辰進士以貞慈見旌云

呂瑤妻宋氏 年十六適庠生呂瑤理二十而歿氏  
依為命姑年六十餘又有痺疾氏代舉匕箸以進

食飲即則踰浣濯不怠於婢時里中諸豪睨呂氏  
之產而藐諸是圖期功之親莫足倚者乃竟撫族

大以有立也不幸族大又早世遺孫三人長者僅  
七歲又與姪婦相依撫諸孫如其姪焉氏孀居六

十餘年保再世之孤以存呂氏非獨其德茂也蓋  
亦有母才云按臺

錢公聞而旌之  
胡臣妾彭氏 臣耆民也卧病兩月彭侍湯藥寢食

在為方祭之表其門吳介肅之銘臣墓也有云彭  
之死其焚倫心匪石志斷金名不滅風可欽蓋亦

深嘉其節焉  
此女 止德中流賊掠西南村落中獲一女欲污之

女大罵賊遂見殺賊感悟以衣澣血書此女

可旌四字於壁間夫漆室憂國得名以地  
兵得名以屬今此女姓氏莫詳里井復失如徒繁

之以貞且烈也猶槩目之耳  
故直因其事書以此女云

馬天奇妻王氏 憲副王世雍女年十五歸府庠生

而天奇卒誓欲以身殉之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姑  
泣調我老何依爾孤誰撫天奇將無後矣遂感悟

強食扶孤育子稱未亡人事姑極孝姑病瘡幾死  
祈以身代瘡隨以愈人以爲孝之所感今年逾六

十教子千乘能成立爲克家子余聞其事行  
將申請奏 聞先以節比松筠表其堂云

大明令云凡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

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此國家重

風教雅意也然非有力者多不能自聞於上惟里

居之人時傳道之不數載且泯泯矣今據所知者



如王計宓妻胡氏十九守節至八十餘卒續經妻呂氏二十

節七十餘卒龐時平妻馮氏二十二守節五十餘卒王監妻呂氏

二十四守節七十餘卒姬朝賢妻李氏二十守節七十餘卒郭洵妻王

氏十八守節七十二卒閻相妻韓氏二十八守節七十一卒王文言妻

馮氏 鄭維垣妻張氏 郭續妻王氏 束玉妻

何氏等皆心懸白日義徹黃泉松栢寒而猶青桂  
薑老而彌辣謹備書之以光彤管云

游寓附

叙曰君子處世如景星卿雲然其符采遐映爭為  
榮光即履齒所及亦侈成美談有是哉地之以人

重也顧曾參絕跡於勝母甲聖翟廻轍於朝歌則君

子之至於斯也彼有取爾也汶雖福小子騫居之

以全其節馬遷涉之以暢其文入亦自重地矣

閔子騫季氏嘗召為費宰子騫遷汶上以避之今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有閔公山亦傳為閔

子避召處

孟子名軻鄒人也嘗之平陸

司馬遷龍門人也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

李白字太白其兄宰中都故遊汶上今邑東有太白山焉

杜甫字子美父閑為兗州司馬甫來省覲因與李

頗多之句



張詠 鄆城人有別墅在汶西

嘗聞嘉靖中有丐者携婦經汶卧病富人之簷下婦乞食跪進之其容甚肅夫歿號泣數日夜竟死於旁此丐能使婦相敬如賓且以身殉之豈非伯鸞德耀之流乎汶人如許乃不得一墓伯通抑足恨矣故特書於此使與魏之寒貧子並傳云

汶上縣志卷之六終

汶上縣志卷之七

知縣任

栗可仕創修

雜志

災祥

叙曰五行之應助於箕子而漢儒遂傳之以自愚

曾不思五氣之珍傳化失常在人且然况天地乎

荀子論天責之人事而以物之罕至者付於陰陽

之化寧只於敬用遺旨哉汶即蕞爾抑亦毫末之

在具體則歲時月日之省何可廢也

漢安帝元初三年東平陸上言木連理

文獻通考云自安帝

以下王道衰微容或虛飾故書其虛上言也

雜志



後魏時大水蝦蟆鳴於樹上

宋熙寧十年河東滙於梁山灤

淳熙元年四月蝗生

元至元二十五年大旱

至大三年大水

元貞二年蝗生

元統四年夏六月大饑人相食十二月地震

至正五年春地震 十九年五月飛蝗蔽天

明洪熙元年旱

宣德 年大雨水平地深數尺

成化六年大旱民食樹皮草根 九年大饑

弘治五年大饑 十三年大有年時有五岐瑞麥

年地震自西北徂東南有聲如雷又天鼓鳴

嘉靖二年三月大風霾 二十五年漕河水竭

三十一年大水 三十二年大饑斗米銀二錢 又六

水又石樓泊水市有城樓人馬之狀出於水上謂之水市

六年冬地震動物類搖動有聲 三十七年大雨雹

十九年秋蝗生平地厚寸許木稼樹葉俱為一空入人戶榻衣服圖書多廢

焉後生一飛虫如蜂而黑齧啗首殺之 四十一年秋騰生禾食

四十二年夏大風拔木 四十四年春大



旱四月大雹 是月後雨皆有雹秋終乃止諸禾俱傷

隆慶元年蝦蟆生 其多蔽野自北而南踰城以行亦多損焉 二年秋

大水 三年蝗生

萬曆三年大雨雹 六年大有年 十五年旱 無

麥禾 十六年大饑又旱 十七年旱 十八

年旱 二十一年夏大雨三日 已而水至麥盡漂沒有朽化為

黑蝶者城圯垣頽里舍遙通 秋大水 二十二年春大饑 民

樹皮草根 二十四年春旱秋蝗生 二十五年秋

蝗生 二十六年除夕大風 折木發屋 二十七年

夏大雨雹 三十一年大水 三十四年蝗飛

日花菜 馬齒莧 花椒 小茴香

果之屬

李 黃綠 桃 杏 梅 梨 栗 沙果 核桃

柿 以上五果間有之 棗 葡萄 蓮子 菱 芡 芋

石榴

瓜之屬

王瓜 西瓜 甜瓜 冬瓜 金瓜 筍瓜

貨之屬

棉花 漕河以西布地多宜之 河西鄉民絹土人不勤於靛 大

種桑皮紙 瓦盆 有黃綠二色開河鎮出











桃城 在縣東北四十餘里汶河南岸按水經註汶

考鄆城在汶河北岸與桃城相距甚邇水經註誤

以爲一耳又左傳襄公十九年齊師伐我北鄙圍

桃是也舊以爲桃誤桃在東阿境內

陽城 在縣西北三十里俗名陽城壩左傳所云陽

北 陽城虎入於讎陽閉以叛是也一統志云在魯城

汶陽鄉 宋咸平中河決鄆州知州姚鉉徙州於汶

熹四年冀州刺史王純碑水經註以爲在安民山

西而通志以爲在汶上據舊境耳若高適所咏日

出見闕里山平知汶陽以 隋改曲阜爲汶陽故也

孔堂 俗名講書堂相傳孔子宰中都時政暇與弟

建城中爲聖澤書院 其興廢詳藝文志

釣魚臺 卽在孔廟舊址相 傳爲孔子釣處

鬪雞臺 在城西北一里許相傳季郈鬪雞之

鄭王泉 唐建龍王廟碑云其大如輪其甘

古槐 在新橋驛內宋文丞相 有詩詠之今不存矣

杜甫望岳詩刻 見楊東遊記按少陵與李供奉

頗多之句詞足徵也顧杜集中竟無一語及中

而此詩獨刻於汶必有因矣今宜補刻以存佳

準字池 在縣堂上以方石爲之刻準字周中

漢碑 在平原村卽衡方 墓在平原村卽衡方

唐鐘 在寶相寺唐 太和年鑄

梵王城 在縣治後中有梵王宮土人訛傳以梵



序生夏修和以楚宮者寺之通稱耳  
耳迺為文以辨其誤文多不載

行幸

叙曰侈巡行之榮者爭為山川以邀寵賁夫亦知  
供億之艱乎備而需之寧問土宜追而具之寧俟  
期程民苟匱其財力以無速於戾是為幸矣况六  
師所及壺箠是勤則市芸盡安堵耶汶在今日間  
於兩都蓋數觀羽葆之光焉是用志之以告恤矣  
春秋

魯桓公三年會杞侯於郕

十年九月會宋公於

夫鍾郕

十二月會宋公於闕謀定宋公子突

戰國

趙成侯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

此以上皆侯國  
交承之事耳

宋

祥符元年真宗封泰山於闕里取道中都還汴

明

洪武三十五年

成祖靖難駐蹕邑城之南

其地  
名殿坡

永樂元年八月

詔明年十二月巡行北京

七年

二月巡行北京壬寅駕至汶上

由濟寧晚至  
汶上漏下

刻  
召湖廣等至行殿賜坐以時政數事語以夜深廣



等辭退癸卯 十一月初五日正月 詔二月巡行北

京

正德十四年八月癸未

武宗討宸濠由汶上之南

漁於南旺湖中得鯉則

都江彬

十五年十月八日回鑾

墳墓

叙白樂寇放言謂堯樂之同化也愚者遂以為口  
實彌堅其不肖之心曾子思封樹以授馬鬣  
不且有俎豆之秩樵蘇之禁耶大人達觀即不  
墮雍門之涕抑借一杯之土以為淑慝之標矣

周

魯諸公墓

在縣西南三十里墓曰諸公墓

魯昭公墓

在魯諸公墓道南孔子為魯司寇時溝而合諸墓壚以魯諸公墓在曲阜通志

及郡志已辨其非矣

冉伯牛墓

在西門外感化橋側宋時改葬東平西北十五里

漢

子房墓

在縣西一百二十里蕭皮口壽張界上又滕縣微山亦有留侯墓

衛尉衡方墓

在縣西南十三里平原村古碑一通建寧間立

浚儀令衡立墓

在方墓側

唐



寶建德墓 在縣東南三十里又東南

後梁

太師王彥章墓 在縣西門外墓前有祠歐陽文忠公謂其葬鄭州

金

翰林學士完顏致墓 在城南十三里義橋店東

宣武將軍管文和墓 在城南

元

都水少監馬之貞墓 在城南

總管曹天錫墓 在城西二里舊有碑今移他地

學士國祚墓 在城南

尚書張楫墓 在城南

縣尹田若旺墓 在城西

縣令侯德山墓 在孝義鄉城北原

御史張汝明墓 在城南

張莊憲公昉墓 在父汝明墓側

王獻肅公思誠墓 返葬滋陽縣城東八里

平章王毅墓 在城東

東駙馬墓 在城東

曹文獻公元用墓 在城西南七十里桑科集

明



令君史公誠祖墓在任二十九年卒於汶百姓葬之城南

太僕少卿劉寧墓在城東北三十五里白石

知府張鄜墓在城西五里

吏部尚書介肅公吳嶽墓卜葬東平北十里滕令趙邦清立石於墓道題

曰清風千古

戶部尚書王杲墓在城東南三里

按察副使王世雍墓在文杲墓側

兵部尚書路迎墓在城南十里

工部尚書郭朝寔墓在城東北三十餘里金山上

郎中張綸墓在城西六十餘里

孝子馬威墓在城南八里

孝子侯昱墓在城西十五里

未室烈女許慕貞墓在東門外百步許

蚩尤塚在南旺湖中皇覽曰蚩尤塚在東郡壽張縣關鄉城中塚高七尺當以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絳民名爲蚩尤旗按郡志云南旺諸湖卽魯之關澤舊在壽張境內今已改屬汶上而近

志猶以關爲壽張蓋不知其卽南旺矣今壽張志猶載蚩尤塚誤

王子塚在縣北相傳魯葬王子之塚宣德間被盜發掘下有石室俱五彩粧飾懸朱紅棺於

後寢時縣尹衛彥明捕獲治罪封培可舊又成化中被盜知縣王聘之往捕復培之又縣西南三里

許有魯王兒塚

五女塚在縣西北相傳昔有富翁無子生五女各贅壻翁夫婦相繼謝世五女痛其父母無



兒罄貲營建五塚同具衣裳夜密葬之使人莫知其處以上三者皆疑塚故

附於末

按周文廣枯骨之澤彭城舉冥漠之祭惻隱之心豈間聖凡哉迺汾州李君以築城之役取石奠臺凡古墓之十里而近者發掘殆盡以致奸民效尤迄今愈慘作法於京一至是乎

寺觀

叙曰秘東海之方則構擬蓬島尊西竺之教則鳴建花宮兩者並崇於世而佛說尤熾云汶一邑耳寺凡三十有奇得非福利之譚沁入為易乎迺右祖者稱其廣收乳獨潛化渠魁真報怵愚弼於明刑而游惰廢倫則諱言之何也夫國家之法令具

在有其舉之庶二氏之焰少熄乎

縣治之東為寶相寺始號昭空寺宋咸平五年重建改今名其在城內

而已廢者為興福寺在東門內以奇碑記其在邑之東北

者為清涼寺三十一里在佛山上東興化寺二十一里西興化寺

二十一里雲尾寺四十五里苑公寺四十五里在邑之東南為洪

福寺二十一里唐陽寺四十五里龍興寺三十一里寧國寺三十一里

在邑之南者為東西顏朱寺三十一里興國寺二十一里莊

巖寺二十一里在邑之西南者為江流寺二十一里觀音寺

三十一里公家寺九十里長春寺六十里梁寶寺七十里永安

寺七十里截河寺九十里瑞雲寺九十里在邑之西者為



洪石寺四十里資福寺在邑之西北者為靈都

寺七十許家寺五十寅陽寺十五東海寺二十又

者興化院在邑東北老僧堂在邑西南梵王宮在

北中西皆寺之類也尼僧住持舊有姑姑堂今廢其

庵之存於城中者凡六處餘散在村落不能詳邑

舊有崇觀在縣太虛觀在縣樂觀在孟

河套今俱廢東南

按國家之法不黜二氏而未嘗不黜之也其初制府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是度之有定額也外是則私簪剃者有禁矣違例收兒童者併坐其父母矣寺觀雖多併歸一所是居之有定處也外是則私剃建有禁矣濫設者盡毀之矣且僧寺設周知文冊之驗關津揭捕送原籍

之法修行於崇山深谷則嚴禁其眾避役於道

童行者則連坐以流課之以諸經不通者罷焉

也至於尼僧道姑方宗伯獻夫嘗請改嫁之以

望廣生聚而老者量給養贍使之依親而居其為

風化慮者深矣

叙曰竊觀靈光之麗蕩為烏有頽樂一亭竟與日

觀並峙則宮室之所以興廢概可知已故邑之堂

構其義取草玄興寄選勝者得並書焉至其闢為

園墅間植花木亦足供大命之指麾恣樂天之游

眺未容墟之矣

杏壇亭在思聖堂後始於唐元至元



宗魯堂

在蜀山舊為三教堂工部主事胡瓚改建此堂

太白賦詩樓

即城東樓也舊刻東樓醉起詩於上

史公廳

即史令君誠祖私宅也在儒學東南今屬之民矣宜訪求舊址建史公祠

五椿樓

舊當縣署之前下為洞門以通往來上有五椿樓巴蜀趙公始

改建於縣署之東南歲久而圯今葺之易名中都餘韻樓

澱望樓

在南旺工部主事張橋建

來鶴亭

一名如水亭主事余公毅中又嘗題為鑑止軒

望湖亭

分水亭

俱在南旺主事李公夢祥建

流憇亭

在蜀山主事胡瓚建

望湖先生樂處

肅公與諸弟子講學於此肅公堂三楹在蜀山巽介

五一樓

在城西汶河上邑人王賢舊居也賢別號

人贈之詩云愛爾風流五一翁蜀山吟對汶湖中

鳥邊烟樹初收雨嶺外綸巾欲滿風老去朝川圖

復寫歸來彭澤傳誰同河庭血作家鄉覽春草遙

怡怡園

在城內東南隅規制頗狹栢竹陰森王按

獨樂園

在北門內西路大司馬園也又有路公壘

後樂園

在東門內北郭大司空園也壘石為山插椹為籬池渠軒柳甲於他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汶上縣志卷之八

藝文志

叙曰司馬遷作史記採子虛大人諸賦蓋以徵漢武之侈心耳後溺其旨措摭小技駟靡闕奢謂之何哉今志所輯如太白之律情敦棠棣審容之碑義作青衿邈乎尚已屬則楊學士致戒於繭絲陸水部興哀於沉龜李司空紀宋公之勤王交城表許女之烈興觀攸在因革所稽卽子雲復生安得詫壯夫之不爲也它諸簡什壹秉裁於是矣

詩



唐李白別中都明府兄

吾兄詩酒繼陶君試宰中都天下聞  
東樓喜奉連枝會南陌愁為落葉分  
城隅淥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雲  
取醉不辭留夜月馬行中斷惜離群

又過汶上寄杜甫

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  
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  
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又魯中都東樓醉起

昨日東樓醉還應倒接離阿誰扶上馬  
不省下樓時

又訓中都小吏携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

魯酒琥珀色汶魚紫錦鱗山東豪吏有俊氣  
手携此物贈遠人意氣相傾兩相顧斗酒雙魚  
表情素酒來我飲之鱠作別離處雙鯉呀呷鬣  
鬣張蹊刺銀盤欲飛去呼兒拂几霜刃揮紅肌  
花落白雪霏為君下筯一餐罷醉著金鞍上馬歸

又五月東魯行荅汶上君

五月梅始黃蠶凋桑柘空魯人重織作機杼  
鳴簾櫳顧余不及仕學劍來山東舉鞭訪前途  
獲笑汶上翁下惠忽壯士未足論窮通我以一  
箭書能取聊城功終然不受賞羞與時人同西  
歸去直道落日昏陰虹



此去爾勿言甘心如轉蓬

唐高適東平路作

明時好書策動欲干王公今日無成事依依親老農  
扁舟向何處吾愛汝陽中

又別李少府

黃鳥翩翩楊柳弄春風送客使人非  
怨別自驚千里外論交却憶十年時  
雲開汝水孤帆遠路繞梁山匹馬遲  
此地從來可乘興留君不住共妻其

唐駱賓王充西餞宋五

淮尼泗水地梁甫汝陽東別路青  
驄外離樽綠蟻空

柳寒凋密翠棠晚落疎紅別後相思曲悽斷入琴房

宋文天祥咏新橋驛古槐

去歲管船澳今朝館汝陽海空沙漠漠河廣草茫茫  
家國哀千古男兒慨四方老槐秋雨暗孤影照琳瑯

又汝陽路遇雨

積雨不肯霽行路如涉川青氈綠我後白氈覆我前  
我欲正衣冠兩手如糾纏飛沫流被面代我泣滄漣  
鴻鴈分南翔遊子入北燕平楚渺四極雪風迷遠天  
昔聞濟上軍又說汝陽田我今履其地吊古蒼蒼煙  
男兒欲了事長虹射寒泉



又自汝陽至鄭

渺渺中原道勞生歎百非風雨輕打人泥濘飛上衣  
目力去天短心事與時違夫子昔相魯侵疆自齊歸  
又過汝河一首

中原方萬里明日是重陽桑棗人家近蓬蒿客路長  
引弓虛射鴈失馬爲尋犂見說今年早青青麥又秧  
元按察使胡祗道題思聖堂

汝上魯中都哲人宰茲邑石刻思聖堂後人知仰德  
汗池困飛龍鴛鳳棲荆棘天意人豈知來者三嘆息  
立言澤萬世貧賤何足惜再拜登故臺歛衽拱而立  
如何夢見之受教開茅塞

明大學士楊士奇扈從過汝簡史知縣

歲晚輜車獨過時冰霜寒重著鬚眉彥章曾仗城西  
節閔子終爲汝上辭遠岫插天疑是畫清流環郭自  
成池雖然盜息民貧甚當道休輕議繭絲

長沙李東陽過汝訪思聖堂

東入齊魯疆始見聖迹存曰茲中都地宰此社與民  
大哉堪輿內何者非吾人平生轍環志且復先鄉鄰  
損也不宰費顧此迷權臣跡跡本同義於道諒有聞  
見賢且思齊希聖復何云憇徊古祠下感歎傷心神



薛文清公題分司小栢

霜臺對植長新枝

處只今已有棟梁姿

增城湛若水瞻思聖堂觀石準

沿流



問是古中都宣尼有流化男女別行途

有堂表思聖遺準存聖模治者平偏黨學以平卑高

擴之遂相魯東周其庶乎水也未升堂入室安可圖

寄語都人士希聖勿自誣

四明陳東過汶上

古汶棲靈地孤城水上依昔賢懷此隱今我去何歸

遺風邑里秀落日稻秔肥鞦韆傷來往空嗟人代非

白水王謳汶上道中

旅遊來汶上歸思滿奈途水泛山城雨花殘野樹風

行人尋魯道落日向秦宮茅屋應如昔傷予類轉蓬

又汶上泛舟

雨彌晦朔洪流奔巨川我來當此日舟濟喜晴天

渡口淨芳樹人家生野烟孤城隱雉堞豐壤帶郊廛

行潦及時降陰林或鬱然遙聽疊鼓發縱目雙旌懸

廩祿身徒竊問聞風未宣古人貴達節負弩奚稱賢

又過魯中都



汶上縣志 卷之八  
中都故魯邑卜訪來春朝仲尼昔小試遺迹今蕭條  
聖澤尙未泯父老猶歌謠當時講禮處管領與芻蕘  
絃歌疑在耳曳杖行逍遙山川餘世變花鳥弄芳饒  
撫荒識封樹嘆息對漁樵

又汶上公署

兩鬢如蓬行路難高秋風露宿臺端雲藏畫角青山  
暮月轉空城碧樹寒爲客數年非樂土舊遊何日是  
長安獨留三尺齊門瑟猶自狂歌醉裏彈

莆田陳絕厥亭古蹟詩

厥國何年燹禹疇至今民物屬東周人心直道真  
古聖化同天豈去留荒草漸埋幽徑合魯泉仍抱古  
城流謫仙謾說東樓醉綠水厥亭尙帶秋  
無管長洲祝允明舟行汶上薄暮看月  
璇盖瑩空青飛鑑泛華艷川原邈夷曠踈木媚寒澗  
廣路斷浮鞅旅翫諧清念跡逝偕志行萬里靡坊墜  
苟無忠惠持誰能勞不厭

武昌吳國倫過汶上贈韓尹

中都文物古來傳問俗新知茂宰賢海上峯陰郝子  
國城頭沙沒汶陽田歌聲已旁千花動詩思翻從五  
柳懸孤署細論心並折不知明月落樽前



王瑛汶上道中將會王學憲岱麓漫懷

曾躡芙蓉攬岱峯東來林麓鬱秋容霜天落落分襟  
外人在寒城樹幾重

歷城邊貢汶上寄王工部

直擬湖邊會言從汶上過歲時鳴鳥變岐路轉蓬多  
樹色連東嶽川流匯北河相思阻歡靚瞻望恨如何  
閩中鄭善夫汶上對月聞笛因賦醉歌

焉耆八月高風起鴻鴈爲群飛渡淮水月下清砧愁遠  
人天涯芳草思公子士郎哀時最蕭瑟萬里迢迢向  
南國呼我上船設冰鱸仰天傾酒開胸臆關山茫茫

何處邊但見急管哀中天馮夷聽曲波面出楊柳亂  
落西風前酒酣月落歌未已隴思江情嗒然起未掛  
姓名玉策土願添海水金樽裏人生合歡那可測有  
似大海翻萍葉回首親朋各別離豈無江漢通舟楫  
流光過鳥不復駐達官好爵身之蠹况廼豺狼橫地  
軸何限驂騑窘天步竹林諸賢皆酒徒嗣宗只顧步  
兵厨古來賢達一漸盡醉鄉之托今何如

步長林

芳晨藹新霽弭楫長河曲睠茲園趣褰裳涉平陸



郊原渺空曠，野望舒遠目。村中夜來雨，土脉高且沃。  
菲廬鷄犬靜，日出煙樹綠。牛羊散平野，隔水見樵牧。  
麥深雉初雊，桑柔蚕已浴。老翁多歡顏，生事一云足。  
偶茲一留憩，幽境愜所欲。僕夫戒前征，迤邐出林麓。  
緬想塵外踪，於焉恣遊矚。

胡儼汶上開河與仲熙子棨登岸散步

逶迤陟長坂，攝衣披草莽。遙見村落中，綠野平如掌。  
秀麥茁已交，柔桑葉新長。鷄犬適閑曠，牛羊遂生養。  
欣欣物自私，春光正駘蕩。緩步隨東風，林花飄惚恍。  
朝耕土脉潤，午炊孤煙上。草屋十數家，幽棲亦蕭爽。  
童稚謁衣冠，車馬絕來往。田夫鋤插歸，村春隔林響。  
依微輞川居，悠然快心賞。

信陽何景明至日寄孟望之汶上

至日懷親友，題書在帝鄉。風雲餘歲色，梅柳復年芳。  
白髮行藏裏，清尊滄淚旁。思君魯城北，汶水日湯湯。

青田劉基過南旺守關

客路三千里，行舟二月餘。壯顏隨日減，衰鬢受風踈。  
蔓草須句國，浮雲少吳墟。愁心如汶水，蕩漾遶青徐。

壽張殷雲霄南旺道中

夜雨既過無塵土，芳草微烟亦可憐。白雲欲共青山



遠鷗鳥似矜湖水妍平生事半風塵裏兩年歸俱清  
明前楊柳岸頭春幾許與君沽酒問漁船

長洲皇甫

分望秦嶽

神嶽既蔚奧 海復盤紆金文秘漢簡玉策藏秦符  
帝尊日月光宮樹雲霞敷茲石發靈泉播流爲川渠  
心諒有眷造明開神都北逝滋聊漢南奔潤豐徐  
貢至克大盈漕來 王途疏導底臣績立理非人謨  
茲貺信可封願上長卿書

餘姚謝遷咏西湖

湖水經秋分外清順風南下片帆輕尋源不盡平生

如愛湖山景携朋泛小船浮雲移水底野鳥集洲前  
漁笛迷烟弄僧鍾隔樹傳維舟依古木躡蹬訪幽禪

主事張橋

野水孤山出登臨上釣船蘋香浮澁外湖色落尊前  
清梵從林發鳴榔隔浦傳栖栖魯中叟默對勝談禪

孟洋蜀山

聞說蜀山景莫當登臨况復是重陽孟浮下映滄溟  
色眼界平看北斗旁魯甸風雲盤野日蒞門鴻雁入  
秋霜清螺翠黛俱塵跡漁歌蕭蕭自闕鄉

張聰過南旺



平湖漫浩浩長空共延袤况茲秋夜深氣清令人爽  
波光動月明漁燈亂星宿襟懷灑以空俯仰迷宇宙  
轉恐路易道輕舟且淹逗

主事張文鳳閩南旺湖有感

一坡新漲此來遊往事還驚父老眸三日甘霖如雨  
玉萬夫抃舞欲椎牛復湖本自辰襄斷蠲稅頒分赤  
子憂漕事告成民告病聖書專重若爲酬

分水作

一水雙分作順流風帆喚月不須收拈將印渚修齡  
諸翹足傲吟下濟州

太史馬一龍同於水部觀分水

濟淪神功從禹載巨靈開闢轉崑崙橫流極北通星  
駟南入清淮到海門胡越一家天共遠山河兩界地  
中分老嗟今日同君調萬國舟車拱至尊

邑人劉東周蜀山詩

曲徑盤雲瀉遠空闕城東畔構靈踪清分錦水八千  
里碧浸蜀山第一峯神姥旌旌搖浦嶼伯陽宮闕畫  
魚龍時移世古無人住惟有寒潮送暮鍾

新安程敏政題分水

濟水潺潺向北流濟河灑灑向南流官船私舫都過



此南來北去幾時休

又

龍王廟前石作堤馬頭灣脚路成泥莫笑水流分彼  
此只緣地勢有高低

魯宗觀爐邊望樓詩

水曹仙子足幽情自築危樓倚太清台斗九霄來戶  
牖江淮萬里入簷楹晴波翻影飛鳧雁斜日生香老  
杜蘅直北寰帷頻入望五雲深拱鳳凰城

建根詩

湖中秋水接天流湖上新雉百尺樓國運遠延千里

勝主人常豁大觀眸窗前月冷翻泉志檻外風輕送  
真舟何日與公同一醉卽從滄海望瀛洲

邑人王賢蜀峯秋日

秋風高挹不勝寒嶽色蘋香入畫闌明月湖中忽飛  
出驪珠光弄水滸盤

天水胡纘宗清風堂

鬱鬱庭前竹亭亭屋上松竹自蠶采鳳松亦盤蒼龍  
對之坐終日風過聲雍雍豈不愛桃李勁節經嚴冬  
出門看流水春雨何濔濔

邑人路迎湖上同邊華泉懷孟望之



絃歌非昨日竹馬憶當時行獨千年見才高一世師  
陽春應寡和落日一起相思吾欲蜀山上磨崖一刻碑

胡纘宗來鶴亭

一亭淨如水隔檻野雲生秋浦時飛鶴春軒獨聽鶯  
開尊延岱嶽繫纜衆霓旌四月荷花發棹歌千里聲

主事馮熊詩

分水三旬役東山二月春鳩聲野外寂柳色雨餘新  
對酒欣知己論詩憶古人草堂便吏隱咫尺隔紅塵

邑人吳嶽蜀山卽事

碧水環山閣青霞護石林草生識客屐鳥下鮮人心

隱几朝暾近揚舫暮靄深自便疎拙性誰復羨華簪

又蜀山峇劉堯麓

已傍青門學種瓜劉郎何事問桃花松林風入帷清  
籟蘿洞煙深自一家老山中逢石髓逃名原上飯  
胡麻幽栖盡日無車馬不放終南一徑斜

主事陸化淳撤大長溝私築土壩

蓄水還流水當年意自真洪流時淼淼石罅故磷磷  
柰恐隣成壑還將蹟用湮哀哀沉竈者嗟彼獨非民

又蜀山湖晚渡

蚤發康莊驛旋浮雲漢槎渡頭無俗事水上有人家



短棹三湘闊 澄光一鑑餘 扁舟誰余伴 鷗鷺滿晴沙

又激望樓晚眺

十旬程役滯淹留 休假還登激望樓 畚鍤一朝弛重  
荷 余皇萬舸狎輕鷗 雲容澹澹蝕殘照 鳶翼翩翩暮  
遠秋 三載水衡靡寸補 只地似泉流

主事張橋咏激望樓

聊成棟宇枕湖流 留得新題激望樓 兩幅丹青輝滿  
壁 半天雲錦快雙眸 梁園極目虛懸榻 何時實  
泛舟 若近銀潢承杖履 不須更覓鳳凰樓

邑門人王科

水國開仙署 名樓接紫霄 星辰近海嶽望中

廬 臚雲常入重門 月可邀 不須勞跨鶴 獨坐已飄飄

郎中張文鳳閱南旺湖有感

作宦遊全湖 今始豁雙眸 揚帆萬里行 天

馬 千艘異木牛 會有瓊臺河上句 寧無白老杞

人憂百年公論終 須定臣子何心敢望酬

新安唐臯謁宋尚書祠

千里河蓄深 兩堤官柳綠 成陰恭襄坐 受司空  
策建議崇祠 始自今

又餘姚謝遷



南旺湖通黑馬溝濟南汶北兩分流淵源且自徂  
出珍重前人爲國謀

唐伯元過南旺與車遊蜀山湖

採蓮處處雜菱菰時或維舟隱岸人在空中山有  
蜀天開島外鏡爲魚從舉網皆堪贈酒自如泉不  
用酤仙侶翩翩移向晚恍疑身世到蓬壺

廉訪龔勉水部招遊蜀山賦謝

乘暑來湖上炎蒸苦未休水部興不淺相約蜀山遊  
桂遮烟波裏艤棹雲谿頭湖心得小島散步登林丘  
青山樹外見碧浪坐間浮携尊就佳蔭風生水面秋

頓令暑氣遠滌我塵襟幽少焉月初出清光蕩中流  
天宇一何闊胸次俱悠悠陶然其忘返恍疑在瀛洲

邑令馬大信湖上作詩一試於人感微報

赤日亂青霞照我湖中舫來船時借問前途水深淺  
又

聞道南湖曲荷花似錦張如何一夜雨空見水茫茫  
主事胡瓚湖亭小憇

南湖足幽賞載酒喜重過風軟方舟穩谷虛隻履多  
遠山疑積翠淺渚弄微波興盡言歸遽斜陽聽棹歌

又夏日遊馬踏湖



閩道湖中勝扁舟傍柳撐光浮天欲盡風靜水還平  
渚鷺窺魚集浦藻並藻生江南渾不異客思寄暮  
信都石九奏新秋同郡寮南壯舟中四作  
画舫雙雙清可憐游湘南旺領秋烟豈綠罄折來今  
地自識心期属往年攀取壺觴留月下悲將笑語散  
風前塵中有客同名賞李郭當時未獨賢

又

皇家輪輓浮于舸水國蒹葭寄一旌燈火窺鄰群語  
袖星辰滿座片懷明舟師計候家全載估客喧風夜  
半行不寐每思波浪惡徒懶祿食一身輕

又

山東名泉七十二何年解注足人謀曾於壁馬疑前  
代今看河渠是上遊父老亦關經國計尙書真擬濟  
州舟願將未竟田瀾手一挽黃河泛濫流

又

泛湖南北萬餘頃恰正逢秋秋氣微蕩漿只愁荷半  
折鳴榔蚤見鷺雙飛魚蝦趨市過憐舍菱芡克糧暴  
釣磯濁酒不釀吾亦去還留明月照漁扉

都御史詹瀚開河迤南卽事

憶昔長垣昏墊日曾經沉壁奠張秋梁山忽斷陶祥



路鉅野還浮曹漢舟千里民居今底定十州麥壠近  
全收黃陵岡塞河循舊黑馬溝深水自流

邑人劉東周蜀山湖秋風辭

蜀湖之山削寒玉蜀湖之水漲晴綠平生浪蹟江湖  
遊好山好水吟不足水空蕩漾涵空溟山色倒浸芙  
蓉青老龍得雨將欲起紫氣灼灼如雲蒸西風吹雁  
南來蚤菰米初香荻花老一行界破秋天痕有似瀟  
湘風景好恨不結屋俯漣漪倚闌吹徹玉參差望美  
人兮渺何許爲君更和秋風辭

主事張文淵視汶上諸泉

巡行三月始週遭半宿民間半野蒿莫道此官無  
底十分中有五分勞

又咏龍圖泉

怒角雙龍戰未休撼開平地突清流鬢髯湧出數莖  
碧鱗甲浮來幾片緞濺落玄黃潭底血橫流吟吼石  
邊秋溪山昨夜梅花雨迸逐香風蕩小鷗

邑令王栻壇山禱雨

登山直上最高巔四顧平原接遠天雲樹幾區含雨  
氣烟花萬片闔春妍時聞好鳥來蹊徑共喜神龍奮  
石田但願從斯沛膏澤與吾黎庶樂豐年



驛丞麻城李文簡憶新橋古槐

老槐聞說新橋久幾度寒鴉噪夕陽誰遣斧斤聲  
旦空教今古思茫茫留題獨喜看遺誌竊祿何緣到  
此方贏得公餘明月夜吹風踈影憶琳瑯

縣丞曹司賦登采山

白日遙看紫翠重青天透出玉芙蓉  
依林草樹經春藥滿路桃花入望濃  
蠟屐踏殘香霧濕杖藜策破碧苔封  
宛然風物堪圖畫彷彿蓬萊第幾峯

莆田陳紀題聖澤書院

真交天相有遺踪講道曾營半畝宮  
萬國衣冠沾聖澤

澤百王禮樂振休風池開雨過芹猶綠  
墻畔春來杏自紅岱岳巍巍霄漢表  
奎光夜照五雲東

曲山王暉書開河驛壁

昨夜寒仍劇層冰起白波心懸淮  
北岸舟阻汝陽河上邑民風美中都  
遺教多驅車合行役擾擾一經過  
邑尙書王杲吊許烈女墓坊

英靈氣魄從何得鐵石肝腸總不如  
我爲題詩重起嘆高年風化見唐虞

邑進士劉夢熊輓張節婦趙氏

嗟哉趙女負貞操張子門楣荷寵褒  
連理枝條風隕



籜並頭菡萏雨蕭騷試看夫婦心同結可識君臣義  
莫逃媿殺涿州王御史西江巡按縱宸豪

邑尙書吳嶽題王蜀山草堂

解組應從麋鹿遊忘形真不愧沙鷗春風楊柳陶潛  
宅夜月琴樽庾亮樓綠水抱村塵跡少白雲圍戶鳥  
聲幽憐君蕭散無拘束會向滄浪共小舟

邑人張鳳羽過王蜀山村居

雨霧遊雲野徑昏疎籬殘水閉柴門神仙襟韻清如  
畫葦閣文章氣尙存未論河陽花滿縣且看彭澤柳  
村相過不盡相思意爛醉何辭碧玉樽

又晚入青山寺

古寺殘僧客到稀獨便一枕暫忘機山鴉啼散西  
起落葉蕭蕭滿院飛

又晚登青山寺石門閣

落日青山寺披雲上石門星光朝紫極風色闔黃昏  
鴉雀間爭樹牛羊自入村依僧無限意難與世人論  
又憶青山古泉

石眼何年塞靈泉遂不流孤亭空八柱遺派尙雙溝  
山鳥啼深樹天風送晚秋登臨無限意長嘯白雲頭

又甲辰再登青山



讀書茲寺記吾曾泣玉十年耻再登縱酒且邀青嶂  
月吟詩剛對白雲僧岩頭老檜鳴新籟谷口春流擁  
斷水絕頂有時聞一眺淡煙飛鳥見孤城

邑人祝廷學汶南村居

隱隱西山晚更佳絳桃霞映幾人家茅堂但使粗容  
膝隙地何須盡假花愛戴鴉冠頭懶櫛喜吟楓葉酒  
頻賒丁男辦得春秋租儘我陽坡學種瓜

又九日憶曇山舊遊孟彥蕃

惡懷無那強求歡忽憶山中舊考槃風雨重陽將近  
日菊花濁酒欲臨天幾間登眺讀書寺取次遊歌引

釣灘佳境於人似有戀就中好掛孟嘉冠

盱眙李言恭書郭大司空後樂園

神武歸來日著書門垂五柳見懸車東山自繫蒼苔生  
望綠野間開大隱居星斗尙期趨劍履烟霞聊爾混  
樵漁何人歷事三朝後高卧羲皇樂有餘

廬陵郭子章題水心亭爲路參軍賦

波瀉千里澤渾涵四望通亭臺來海上軒檻出天中  
幕作蓮花麗劍成斗氣雄尙書鳴珮里不是蠡湖東

又臨川湯顯祖寄題

仙郎賞勝逐年新猶記登臨送入秦正好科條逢吏



語那堪衰白障胡塵尚書起第人原重太守還家自  
不貧最是湖南盛花月烟波并作汝陽春

商城王昉省觀汶上

遺經初授古中都聖澤千年尚有無顏廟秋風鳴老  
檜殘碑落日照平蕪鱸魚已見呈佳兆苜蓿何言不  
壯圖最是閑齋堪坐嘯獨操片玉映冰壺

汶訪路子良別業

尋雲路公墅招鶴路家池記取還山客風流此一時  
又邑人曹元用塞上憶汶水

少磧秋高宛馬肥哀笳一曲塞雲飛南都兒輩應相

念過盡征鴻猶未歸

又邑人東英咏漆泉寺

丹崖翠壁小禪林石磴稜層古木陰鍾磬數聲人語  
寂滿廊風過落花深

又邑人祝廷學咏秋蟬

夕陽流水怨多違喬木林踈葉半飛伴月絺裳沾露  
冷隨風清響出林微自憐質弱遭逢晚誰恨吟孤應  
和稀羽化仙登何所濟秋旻端問是和非

宿遷深壘送李希孔還汶陽

飄然歸去汶之鄉秋水涵空路渺茫一幅輞川千里



月片帆琴韻五更霜龍門此夕瞻元禮淮北他年憶  
魯狂別後好懷應寄我闔湖寒雁日相望

又補李空同贈孟明府自桂林量移汶上

少年東邑宰萬里北還人桂已他時苦花須滿眼春  
遇逢思夙昔臨別見交親莫小牛刀試元爲驄馬臣  
又贈孟監司望之赴任三首嘗知汶上有寄我  
之作

南輟江湖棹東飛海岱旗勇辭知至性強起爲明時  
氣節聊城箭文章孔廟碑秋風立馬地莫動空鷹思

又

汶上篇仍在齊東節重過繞臺新栢秀匝縣舊花多  
海色搖竹憶山雲護詠高談天君一問稷下近如何

又

麋鹿遊山性蛟龍卧水心得雲恐一起食野不孤吟  
汶去觀滄海予嘗慕孔林何時携樽酒同躡泰山岑  
何大復喜望之量移汶上

嶺海投荒日燕臺望遠時三年一消息萬里轉相思  
歸雁先知暖鷺鳥尙繞枝湘江催發棹預報北來期  
邑人劉元山嘉穀合穎詩

指日揚塵度玉墀喧城錦頌照牙旗風煙古是宣尼



地雁驚新來僕射坡健犢欵登新莎壘雙虹斜抱碧  
雲枝濃薰官舍吳綾被不是長衙曠足時

邑人岳泰初秋詩

一室如椽萬竹蒼坐疑畫舫入瀟湘秋風老至驚茅  
屋夜雨詩成憶草堂鷄跖自招巖灘隱鳳團客闔建  
溪香玉樓苦愛青氈冷未許笙歌醉洞房

文

漢衛尉衡方碑

府君諱方字興祖肇先蓋堯之苗本姓  
則有伊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  
土家於平

陸君之烈祖少以儒術安貧樂道履該顏原兼修季

由聞斯行諸砥仁癘  
土階夷愍之貢經常伯

之賓位左馮翊先帝所尊垂名竹帛考廬江太守兄

雁門太守  
孝長發其祥誕降於君天資純懿

相前之美少以文塞敦龐允元長以欽明耽詩悅書

秋仕郡辟州舉孝廉除郎中郎  
侯相膠東

令導尹鐸之導保障二城參國起按班叙  
本

肇末化速郵置州舉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將繼南

仲邵虎之軌飛翼軫之旌操參  
綏來王之蠻

會喪太夫人感倍人之凱風悼蓼莪之劬勞寢闈苦



仍上言倍榮向哀札服祥除徵拜議郎右平太守尋李廣之在邊恢魏絳之和戎戎戢土佚費省巨億懷靜有績遷潁川太守修清滌俗招拔

隱逸光大茅茹國外浮淡界繆動氣泄狂

歸來洙泗用行舍藏徵拜議郎遷太醫令京兆

尹舊都餘化詩人所詠並有亡新君隆寬

慄鶉火光物隕霜剽姦振滯起舊存亡繼絕恩降乾

太威肅剝坤本朝錄功入登衛翼紫宮夙夜惟

寅委蛇在宮有單襄穆典謨之風詔選賢良招先逸

民君務在失順其文舉已從政者退就勅中永康

之末君術孝桓建寧初政以朝用舊臣流拜步兵校尉

處六師之帥維時假階將授衮職受任浹旬奄離寢

疾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詔遣使

弔賻禮百賓臨會莫不失聲其年九月十七日辛

酉葬蓋雅頌興而清廟肅中庸起而祖宗故仲尼

既歿諸子綴論斯干作歌用詔於宣以旌德銘以

勒勲於是海內門生故吏采嘉石樹靈碑鐫

茂伐祕將來其辭曰峩峩我君懿烈孔純高朗神武

歷世忠孝馮隆鳴軌不忝前人寬猛不主德義是經

韜綜頃溫故前呈攬英接秀踵迹晏平初據百里



顯顯令聞濟康下民懼武南會邊民是鎮惟憂及退  
身參議帝室剖符守藩北靖有聲旋守中  
嶽幽滄以榮邁種舊京含澤戴仁攸  
寧克長克君不虞不陽維明維允燿聲香能慙能  
惠尅亮天工入統赴赴光光法言稽古道而後  
行兢兢業業素絲羔羊闐闐侃侃頤頤昂昂何規履  
渠金玉其相譽譽王臣群公憲章樂只君子無  
疆銘勒金石問萬世是傳門生平  
原樂陵朱登字仲

唐文林郎權知龔丘縣令攝中都縣令邢審容

葺新廟學記

穆宗改元之星鳥月走承府命攝宰於龔丘既至未  
遑恤於鰥寡而首謁乎先聖見祠宇崩圯土復身所  
一邑之豕牛叢之焉其頑童駭孺恣以彈射田夫  
里婦牙進紙錢酒觴雜拜祝社日之爲夫子神矣  
烏虜當天地之冥昧非大明高懸而罔照泉禮樂之  
崩缺非先聖卓立而莫振魯先聖之出也盍先百郡  
而謹之胡迺先百郡而隙之日用弗知以之行簡  
縱猥俗之淫祀噫簡之義豈若是耶走退詳其事  
時罹方割之害闔戶爲魚者累累入耳焉微葺之



猷身惟艱矣乃論里客之名於籍者與夫里生之  
教於學者殊音共詞不從厥志肯命損服膳而卒修  
之肇开載之季秋訖來歲之仲春繪素聖哲圖七十  
二子列二十二儒環身屋壁之讚述如开國庠矣  
迨癸卯歲之三月走荐承府命粵以茲邑民流賦闕  
三載而積开移理之辭罔克允而來乎自龔至之  
日復首謁於先聖廟宇崩圯猶夫龔矣开甚者厥趾  
處一方之震位迫居民之隘陋傍瞰翳蒼俯囑穢藜  
壘墉蔽其前每周旋而通衢焉猶此言之殆不若也  
願先聖制爲之地男女車徒之軌存乎日壞垣弗建  
傾棟弗扶墮廟弗繕曷以觀古人之象喟歎復嘆乃  
申元戎而更之度身中撤屋而堂端乎屏宇以達於  
康莊采章序列亦猶大龔矣於是又經北室爲師  
儒函丈之所舩兩序爲學者親師之俾四方之潔已  
進修者咸處之而以藏息焉備歲貢於有司庶幾將  
來因奪开業七八五間莫天下篤教敏  
行之風復先於魯也至若先聖德合乎玄黃昭  
隣乎日月敷印六籍非輒敢稱今所紀者更而已矣  
長慶甲辰歲建亥月壬午

宋初西美思聖堂記畧



中都昔魯邑也而孔子嘗宰焉汝南周君師中爲令  
之二年構堂於公宇之西而名之曰思聖謂爲政遊  
息乎此宜求孔子之意而致其思或曰聖可思歟曰  
聞之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  
聖人之道至微妙宏遠而吾所謂思之者非敢以爲  
必至也政今之弛張刑賞之取舍凡舉而措之民者  
必反覆而盡心焉求其有當於聖人之意而後已則  
雖不必至亦庶幾弗畔矣堂以元祐三年六月始造  
歷月而成予以是紀其歲月云

元七閩畊存王積翁思聖堂銘

光嶽儲精尼山毓聖兩儀立心群黎立命申都雲乎  
汶河月瑩百王興思萬代起敬惟聖與凡相去一間  
君子中庸小人則反精一難持微危易轉思則得之  
弗思彌遠再思謹思貴乎思誠克己復禮爲仁乃精  
實踐工夫徹上徹下徒思無益不如學也

皇明漢陽項誠重修思聖堂記

天吾知其至廣也以其無物不覆地吾知其至厚也  
以其無物不載日月至明也容光之際無不照四時  
至久也運乎萬古而不窮然天能覆物而不能載物  
地能載物而不能覆物日月徒能臨照而不能成其



序四時徒能運行而不能致其明若夫聖人之德則有以該乎天地同乎日月合其四時並包而不遺矣三代禮樂聖人損益百王憲章聖人消息三經以明九疇以序家國用和鬼神以享誠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汶上縣卽古之中都聖人嘗宰是邑教人不封不樹路不拾遺器不彫僞制爲養生送死之節一年四方皆取則焉至今二千餘年其流風餘韻尙能使人感慕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念豈非聖人過化存神之效乎宋元祐三年邑宰周師中構堂於公宇之西而名之曰思聖是能求孔子之意而行其政者元大德三年東平孫公善鄉來知縣事又重修之然歷歲旣久不能無廢但所存者故臺遺址崩摧於斷磚敗瓦之間而已爾

聖朝隆興務在選拔賢能爲守令之職由是史侯以聰明特達之資於洪武二十二年來宰是邑視篆之始廉以處已惠以及人其善政嘉猷令聞偉績日益宣著

皇上聞而賢之永樂七年特陞濟寧州知州仍掌縣事賜織金紗衣一襲酒土尊鈔一千貫旌其賢能以



懋有德侯夙夜盡心愈加勤謹凡與利除害之事靡  
不竭力爲之公事之暇從容謂子曰誠祖於治人之  
事固已得其大矣但思聖堂舊基未獲興復於予  
心實有歎焉由是捐割已俸倩工雇匠運材木購磚  
瓦卑下者高廣之廢墜者增修之不數日堂宇廊廡  
丹雘粉堊燦然一新事既落成先生爲我記之刻之  
片石以示永久予忝教庠序辭不獲已竊惟侯之重  
修是堂蓋欲以已之心思聖人之心以已之政行聖  
人之政如在燕居則思其有申天之氣象如在鄉黨  
則思其有和悅之言辭仰慕之誠見諸夢寐故發而

於事爲自有不能已者侯名誠祖字信中山西平陽  
解州之名族年高八十有餘勵精爲治之心始終如  
一未嘗少懈乃重修文廟以居聖賢之像創造廳堂  
以張官府之威壇場之制煥然而可觀城隍之廟秩  
然而可觀至若架閣有房公器有庫法度嚴明獄禁  
不設民之愛戴若赤子之慕慈母是皆侯能思聖人  
之心行聖人之政而致然也自今以往鏘然弦頌之  
聲爛然燈燭之光藹然編簡之香濟濟衣冠之踰翔  
遠近見聞莫不欣然相告曰彬彬鄒魯之風復見於  
汶上矣爲汶上之民何其幸哉嗚呼聖人之道猶天



地之大日月之明四時之火雖二帝三王不可與侔  
欲加一言是誇山有石海有水多見其不知量也今  
特紀其興修之始末俾繼爲是邑者有所勸焉

知府陳仲祿重修思聖堂記

堯下邑曰汶上者魯中都也舊有思聖堂思孔子也  
孔子之道遠在宇宙近在吾身耿耿不寐無所不思  
曷以名堂志跡也昔魯定公九年孔子宰中都十四  
年攝相事而教化大行夫道無補於空言莫難於實  
用實用莫難於托始故商邑之協以昭丕式之化豐  
岐之造以開怙冒之仁人但知攝相二月而魯大治

而不知中都之宰四方之則基之也此思聖堂之所  
由建也然不曰廟而曰堂者堂以發政也予生長衡  
湘誦法孔子欲探其道之本原有年矣嘉靖丁酉予  
以秋官郎出守堯堯爲魯之舊邦乃嘆曰軻氏以近  
孔子之居爲幸予官非孔子之鄉耶夫治以變俗爲  
先於是思孔子善變之方而以至道扁其退食之堂  
項之巡屬邑至汶上又嘆曰此非魯中都耶其變魯  
至道之始乎惟厥始其令終之圖乎及見所謂思聖  
堂者又嘆曰嘻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翔斯堂者  
古耶今耶其先得我心所同然者乎然而歲久風雨



漂搖頽敗瓦礫僅同廢祠又足以動無窮之感也夫  
堂以思聖而建思聖之心或由登堂而與使凡隸官  
於竟者皆有是思則吾至道之願上暢下滂相與共  
成之也何難哉因命葺而新之以上以存孔子之舊下  
以寄予之思又以倡屬吏之爲宰者是爲記

元學士李謙聖澤書院記畧

城野之南湖水之側有講堂故基存焉乃吾夫子與  
群弟子講道之所後人欣慕聖澤不忘云耳其興廢  
不能悉考所可知者魏孝昌丙午條石記興建之由  
沒其姓名者居半中有順大夫陸愍天寶壬辰舊刻

吳生所畫宣聖堯公小像額則徐浩所題其上復有  
顏魯公書程浩所撰夫子廟堂記元祐四年南陽周  
師中作宰是邑重加修建王堯年爲之記或者以爲  
講堂當在魯而不在汶殊不知弟子從聖人周流四  
方之時若過宋而習禮於樹下遊舞雩而問崇德辨  
惑皆是類也矧吾夫子作宰中都年已五十刪詩書  
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而不專在彼又奚疑焉二百  
年來荐罹俶擾毀於灰燼鞠爲瓦礫不知幾何時矣  
故東平教授櫟菴先生馬公於至元三十年得地一  
十二畝藏書千餘卷構亭講誦其後都水少監馬之



貞復建大成殿四楹中肖聖容旁列十哲像功頻就  
緒西益張源漕南江武真定賈璘迭興互舉十餘年  
然後室門廡庖庫池井粗備始以文請余聞德之  
不修學之不講馳驚於文詞之末以邀聲名苟利祿  
爲計非聖人所講之學而居其堂以貽其羞是則可  
憂也自今以始常以聖賢之教爲教以聖賢之學爲  
學俾經爲通儒文爲名家可也

明楚潭周御聖澤書院碑

聖澤書院舊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湖之側先師孔子  
宰是邑時政餘講學之所俗所稱釣魚臺是已歲時  
奉祠如闕里故事自魏孝昌而後歷唐涉宋迄於勝  
國代有興廢載在李謙記者可槩見矣我國家二百  
年來仍舊貫而無改作有司春秋致祭惟謹

世宗初巡撫都御史陳公鳳梧始下檄移建今縣治  
太僕寺之南取舊制益拓編役司守嚴事有容衿紳  
之士斌斌焉居無害祀省入廟專爲講肄之所又五  
十餘年而書院之禁下矣坐是荒蕪不治螢飛螿走  
垣若毀殿宇若撤殘碑斷碣覲鬣於澹烟荒照之中  
識者有魯璧金縵之感而無何也余不佞來署縣事  
滌篆問狀仰而思俯而嘆曰嗟乎先師以萬世爲王



中都實賜之塊卽論堯都禹甸何以加茲而沒沒若  
是因圖所以新之者而非非常之難且未幾以直指行  
部解篆而去也屬尙令瓚至銳精治理畱心聖蹟視  
不佞有加焉迺首進父老子弟庭詔之且語之故咸  
感概忤歎曰幸甚遂下令曰咨惟爾汶爲古中都先  
師筮仕之地講堂則顏閔游夏辨志之區惟爾之先  
實其手所委撫口所訓迪之人世代遷矣風流如在  
假令講釣之蹟遂荒則聖澤之謂何願新者聽於是  
廣出俸緡佐經費而庀材鳩工分能任事以教諭董  
光爲之督率諸生王有道檀芳遠掌其出入榛穢誅

之窮浚平之礪陋廓之拉舊易新撥蒙乃墜簷樞斐  
尾周垣鄰茵外設戟門中寘輔座至金石之刻則有  
若吳生之所畫徐浩所題顏魯公之書程浩王堯年  
之所撰悉臚列於左右庖庫井池咸亦粗備焉而聖  
像儼然南面矣令率父老子弟行釋菜禮告成已介  
二三子請碑余謂聖澤與天地久近夫天則雨露霖  
霖而區萌粵其榮地則江河浸灌而億兆歸其潤聖  
澤非乎固宜多士孺慕庶民子來費不公帑役不勞  
蒐春乎徂冬而若是速也顧惟大造無私帝力何有  
知先聖不私一汶而聖人之澤豈汶人之所得私哉



必不其然二三子儻罕進曰唯唯否否有是乎攷之  
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  
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途道無拾遺器不彫僞行之  
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曰則之則非必如先師之  
於汶也是則汶之所得私也又考是年得寶玉大弓  
歲在庚子明年辛丑由大司寇行相事此其事曷可  
忘也且以我公之惠况儻邑曾幾何頃而政通人和  
百廢俱興表章先聖之遺踪修復累朝之曠典尙侯  
之功皆其功也考厥成功爲今萬曆二十八年亦上  
章因敦之歲故無論惠澤汪濊與汶同流卽其歲月

詎可忘哉余遂遁謝不敏因思曩之有事於斯者如  
順大夫陸公南陽周公教授都水二馬公西益張公  
潛南江公真定賈公不可枚舉矣至如

世宗朝吳君瀛勤渠閔建張公惟誠之銳意復古不  
可謂無以風之也迺士之產於斯者則接迹仕衢出  
入三事所稱尙書里者在在而然卽魯有大臣文學  
其天性有能坐盛儷美者乎以斯知聖人之澤於都  
乎遼哉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司馬遷亦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  
往之是在諸大夫與二三子勗之而已矣自今以往



吏於其土者洵夙夜惟先師之政生於其鄉者亦夙  
夜惟先師之學有能扞圉生民登咸往詰無媿門墻  
而有當祀典者請卽俎豆於先師之旁倘亦修之之  
意乎至於蠲之葺之俾書院與聖澤不斬於闕里朕  
麗賢有司尤有責焉若曰吾方爲理而茲且未暇及  
也是宰中都者廢講學矣吾所不敢於是爲之碑以  
歸尙令而系以詞詞曰維天誕精昌平鄉頌堯要禹  
以素王溫溫靡讐乃皇皇五十一宰中都良入爲司  
寇縮刑章厥澤綿邈汶之陽邑人作室履綦藏培壇  
闕里遠相望颺回麻泚世絜滄巋然無翹魯靈光於

詎可忘哉余逡遁謝不敏因思曩之有事於斯者如  
順大矣陸公南陽周公教授都水二馬公西益張公  
漕南江公真定賈公不可枚舉矣至如

世宗朝吳君瀛勤渠開建張公惟誠之銳意復古不  
可謂無以風之也迺士之產於斯者則接迹仕衢出  
入三事所稱尙書里者在在而然卽魯有大臣文學  
其天性有能望盛儷美者乎以斯知聖人之澤於都  
乎遼哉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司馬遷亦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  
往之是在諸大夫與二三子勗之而已矣自今以往



吏於其土者洵夙夜惟先師之政生於其鄉者亦夙  
夜惟先師之學有能扞國生民登歲在詰無媿門墻  
而有當祀典者請卽俎豆於先師之旁倘亦修之之  
意乎至於蠲之葺之俾書院與聖澤不斬於闕里朕  
麗賢有司尤有責焉若曰吾方爲理而茲且未暇及  
也是宰中都者廢講學矣吾所不敢於是爲之碑以  
歸尙令而系以詞詞曰維天誕精昌平鄉頌堯要禹  
以素王溫溫靡讐乃皇皇五十一宰中都良入爲司  
寇綰刑章厥澤綿邈汶之陽邑人作室履綦藏塤壇  
闕里遠相望颺巨府泝世桑滄巋然無翅魯靈光於

赫

大明崇封章士民焉依吉且康聿驅百靈暨萬方有  
司膾食苾且芳繁誰操戈議道旁雖云典禮聖蹟荒  
我來懷古一沾裳真宰爲泣民其忘有美尙侯司封  
疆乃桴鼓之士徬徨崇簷密城房廊廡朱口黼座殷  
輝光曰欲得門循其墻云胡入室升此堂聖澤何是  
若望洋甕孟杯杓饗中腸源源賢喆翊吾皇坐令萬  
禩如虞唐

元張孔孫修廟學記

孔子之聖極於化初冥於道先自生人以來未有如



者後之人不可得而贊也汶上古魯中都先聖曾宰  
是邑迄今天下之人聞中都之名莫不思見風化遺  
俗之美矧來尹者宜如何哉蓋王政非教化不立教  
化非學校不興是以今上繼承大統以興學養士爲  
先所以致本推敬其教於天下使天下之人回心  
向道歌詠太平作成人材使之從政爲治之要莫  
過於此豈專簿書獄訟期會歛散而已哉且吏不明  
道人不知學雖簿書獄訟期會歛散之事皆不得其  
當其弊尤甚焉經不云乎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牧民之吏可不務學使人知道乎惟汶

也截然居魯中自夫子來治垂二千年後思聖之意  
固在民俗敦厚號稱易治又同寮協恭力於興葺故  
廟學一切就緒始自至元四年縣丞賈恒創議旣而  
達魯花赤納合國瑞踵恒之志伐材運甃庸工勸役  
功已過半恒得代繼得尹時權簿孫智尉崔翥早夜  
專其事改正殿爲六楹二門廊廡講堂煥然一新今  
則縣尹孫繼慶等到任增修殿庭堦砌廟垣及展買  
廟地創起講堂并兩耳東西齋房前櫺星門後祭物  
庫達魯花赤忽都帖木又將各官退下劉許村職田  
一十頃撥充贍學地供給祭祀及師生廩餼學之成



就殆非疇曩大德五年夏五月承事孫尹保義畏簿  
詣門謁文請記孔孫里人也敢以不腆辭嗚呼天下  
之事固非一日可成况汝陽居南北之衝官事鞅掌  
而諸君始終經營不墜教基是可嘉尙異日明經傳  
道之士彬彬出焉俾是邑移爲洙泗其善政可勝言  
哉是年秋八月初吉正議大夫前禮部尙書張孔孫  
記

又廉訪使王士熙重修大成廟記畧

通祀聖人著爲令典薄海內外一也古稱洙泗爲道  
義區別中都乃聖人親民發政之所流風藹然何其

幸哉比之他邑雖亦楚之大何莫不同乎縣有大成  
廟人爲縣之監尹掇例謁拜二丁祭祀居聖人之所  
居不思其道何以立教是故經闕歲祀因循弛惰未  
有復之者令尹王君敬篤志興舉旣作思聖堂杏壇  
於縣治曰道之所始人倫綱常捨大成則何依焉作  
新宮倍百常規教立倫明禮嚴敬慤勉告後人茲  
役也可書乎昔者嚴諸侯聿定東方弘揚經典其大  
成廟也爲諸郡甲汶上拱府僅半百里今也撤舊彰  
新學官士子彬彬相效一變至道其可想乎琢此豐  
碑樂歌儀鬯歌曰蒼姬中微亥乙後振帝眷尼山奎



漢書卷之八  
繼明潤木鐸孔揚四遠咸震教始一邑鴻蒙其風鳴  
鳳來儀八音會同損益商周韋編莫窮汶水洋洋新  
宮載作文明集福民生是托思聖如見豐碑爰制至  
元五年夏四月立石

皇明兗州府學教授九江孫惠重修宣聖廟記畧

史君誠祖旣布德宜惠治汶之暇一日集僚屬與學  
宮之職事賓友而相告曰誠祖於治民一事固已得  
其大畧矣第吾夫子殿宇傾圮甚非所以光學校而  
作髦士有司得爲而不爲予曷敢緩幸計吾祿秩之  
儲可以集事衆皆忻然遂鳩工庀材燦然一新初始

於永樂十四年二月落成於本年五月釋奠告厥成  
功典教以侯之功不容混時山東大叅林方伯按是  
邑亦以爲然迺具書遣其徒崔義趙善徵予而記其  
事云

大學士東魯許彬重修廟學記畧

汶上古中都也聖人嘗宰是邑其廟宇由來歲月已  
遠不無圯壞正統中陝之郃陽盧侯茂來宰是邑慨  
然欲增脩之殿堂門廡靡不完具未幾以致政去會  
陝申侯燦聞張侯臨代之距今又十餘年矣觀其規  
制雖美而祭器諸物漸至損壞遂增而新之使數十



年敝規傑立於汝水之陽嗚呼聖人之德澤及人者  
深諸令之同心右文者厚盛美昭矣乃校■前方亭  
今楚綸洪楫持所具始末屬予紀其大槩云時天順  
五年辛巳冬之十月

莆田彭韶中都新聞文廟路記畧

令尹張均琮以平涼茂才宰斯邑興學育才諸有關  
於庠事者率振作之恐後以廟壅於市居未有馳道  
不稱尊崇之典乃捐金質民舍暨曠地闢之北廣一  
丈八尺南廣二丈二尺東西列植以木延袤九十步  
直抵於南豁然洞達而廟貌始肅矣其邑士大夫因

轉士陳均嘉謨駟翰徵言於予俾紀其成事云云

邑尙書郭朝賓重脩學記畧

永清張侯之初蒞也釋菜於■先師見廟痺慙敝濇瞻嚮弗稱登明倫堂進諸生問  
學見堂傾圮尤甚齋■併廢講習宴息無所主教事  
李君斐等以脩復請侯毅然爲已任時方務所以休  
息吾民者未暇也越明年政成人和廼撤而新之李  
君輩因寓書於予請記予少遊是宮苦於道之未聞  
也因不辭而記之爲吾鄉諸賢告焉記曰人受天命  
之性以生是以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知



能之良莫解於心而動作禮儀言詞出焉卽事卽物  
性無不寓非有待於外者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惟在於此故唐虞三代庠序學校之設皆以明倫當  
是時爲士者童而習之長而安焉不出乎戶庭之間  
而仁讓之風可與不外乎一心之微而絜矩之道可  
舉蓋其素所學者一也及周之衰橫議起而道術裂  
矜高遠者以倫爲不足明而求性於未始有物之初  
謬悠荒唐亦何裨於開物成務之用哉是其所謂性  
命者有出乎人倫則異端而已耳矜名物者以倫爲  
不必明而役役於事爲之末驚文滅質飾儀喪志非

徒無益而又害者雖聞見之多亦奚以爲哉是其所  
謂務者不本於人倫則曲藝而已耳吾夫子有憂  
之嘗曰攻乎異端又曰藝成而下每舉堯舜三代之  
教以教天下惟曰天下之達道王至論君臣父子夫  
婦長幼朋友之際恒諄諄焉然則天下之理豈復有  
加於人倫之外哉我國家著令凡郡邑莫不有學  
以祀夫子而以明倫名其師生講誦之堂其意與堯  
舜三代豈異耶然倫而曰明正欲誦法夫子今絃誦  
之聲達於委巷章甫縫掖克徧寰宇而治不古若者  
無亦上之所取者非所需士之所學者非所用乎雖



然道不遠人人能引道夫子之訓昭如也性命非精  
事物非粗人患不求耳侯於簿書期會之外獨能以  
與人才正風俗爲首務繕完堂宇令諸生升降乎其  
中以一其志而闡道論文自其心之所同然者發之  
有不囑然興起者乎是役也財取諸學田所入及士  
民所願助者力取諸夫役之餘民不知勞明倫堂五  
楹東西齋如堂之數楹星門內鑿泮池一建石橋於  
其上門外立屏壁一東西樹二坊扁曰興賢毓秀翼  
以紅柵以上經始於萬曆二年四月以六月申訖工  
先師廟五楹比舊增高三尺經始於萬曆三年正月

以七月落成侯德政甚多茲不著著其所以作士之  
意與脩復歲月如此是爲記

命鳳邑尙書路迎爲賈侯重脩城池記畧

城界在兗郡東原間當陶泰四汶諸水下流之衝至  
夏秋雨水霖潦傾圯爲甚司土者每歲徵夫脩築無  
過補塞缺罅稍飾堞雉爾已歲以爲常旋復頽敝嘉  
靖庚戌豫州賈侯來尹是邑興學勸農平徭均賦旣  
逾年孳胡操戈於薊北克豎弄兵於河湟兩臺檄下  
所司修城爲備侯卽登閣見漫漶傾圯騎難成列人  
難並踵乃喟曰城以衛民險以守國此何如也遂具



議達曹濮兵憲乃酌戶則以鳩衆訪殷實以監工檄  
僚佐分方而董之議視舊城加高五尺通以高計四  
丈二尺加厚一丈之餘通以厚計三丈五尺置四隅  
樓及巡舍四十餘座又議築月城設重門規畫已定  
布令趨工畚鍤鱗集取土於城堧池因之以深楸材  
於官道民因之不擾再逾月皆報成焉是役也受菴  
周公主之於前東庄黃公督之於後侯奉兩憲公之  
命夙夜在公克襄厥事汝之人逸居而免震驚之患  
殆將沒齒不忘也侯如葉檢身戴星蒞政門絕私謁  
寔鮮稽牘修城特其一節耳豈足以槩其賢哉侯發

皇帝遣行山東議處守臣所言漕河事

皇帝遣行山東議處守臣所言漕河事  
皇帝遣行山東議處守臣所言漕河事  
稽老考迹知漕河元故運河也洪武中河決源武過  
曹入於安山漕河塞四百里自濟寧至臨清舟不可  
行作城村諸所陸運至於德州

皇帝肇建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由直沽至於京自  
江運者浮淮入河至於陽武陸運至衛輝又入於衛  
河至於京海險陸費耗財溺舟歲以萬億計已命工  
部尚書宋禮修元運河發濟甯青東民十五萬人登  
萊民願役者萬五千人疏淤啓隘因勢而治之禮用



老人白英計作壩於戴村橫亘五里遏汶勿西流令  
盡出南旺乃分爲二以其三南入漕河接徐呂以其  
七北會臨清合漳衛塞河口於曹鄆濬沙灣至漕故  
道以行水蓋漕河之廢自二患生焉河善決則淤水  
病涸則滯自是漕河成而海運廢矣祭法有功於民  
則祀鎡因陳禮功可祀遂

勅下有司工部主事王寵又言刑部侍郎金純督都  
周長佐禮之勞宜不可泯也其祠中設位祀之  
全上嗣位六年俞鏊等之請命於南旺分水祠禮以  
純長配有司并祠平江伯陳瑄而純長之位亦紊又

六年工部郎中楊淳始肇正如制淳暨主事王鏊來  
徵予言夫大臣之奉國事也富財者創之慎慮者守  
之徒守者蠱事而敝國數創者焚政而煩民是故俗  
之所厭聖人不強行民之所安聖人不棘改往守臣  
欲改汶疏洸求利於漕不亦鑿乎夫宋公之治漕河  
也因元哲臣之迹采今遠民之謀相流泉之宜操獨  
決之智因民之欲避民之勞嗣是者置閘以防洩蓄  
湖以永灌引泉以備涸畦浚以殺淤漕河大成萬世  
之利也夫慮淺者易動尙奇者好更昧於事者恒作  
忍於民者喜役故事之敝也柔者廢剛者憤予待罪



三朝備員卿末今者且病行將明農以待盡因公祠  
事之成僭以是爲後之君子告焉祠之建經始於正  
德七年春落成於十二年冬廟宇廊廡垣墻具備別  
刻於碑陰

主事皖桐胡瓚宗魯堂記

故尚書吳公嘗退隱於蜀山廟乃卽廟左構三教堂  
肖其像而皈依焉今頽然就圯而吾夫子獨存龔使  
君與余命工葺之旣畢役因來請名且告之故余惟  
道一而已矣何以三爲夫世所傳虛無寂滅與吾道  
敵者非二氏乎又安得列其像而三也愚夫愚婦瞻

佛老之像則焚香羅拜無敢不虔及過夫子之門掉  
臂不顧也乃率吾徒而修禮於其側亦大惑矣說者  
謂夫子師事柱下稱其如龍不曰聖人無常師乎河  
海不擇涓流未聞涓流得與河海並也吾夫子像之  
旣存者不敢毀謹仍其舊而宗事之余不佞將以審  
鍾之暇借二三子講習其中於是顏其堂曰宗魯或  
者謂吾夫子秩祀徧寰宇是區區一丸土耳母乃褻  
乎則又非也昔夫子宰中都汶上古中都地是非其  
所卯翼之鄉耶且也夫子嘗有川上之嘆水哉之稱  
斯堂也四顧皆水汪洋浩瀚遠通於海又安知神聖



之靈不鍾於是耶子以是區區者近褻獨不謂並列  
於三者之尤褻乎昔者埒物墨塞路孟氏辭而闕之論  
者推其功不在禹下嗣且止而佛氏出矣浸淫於六朝  
遂有五胡之擾其後天書幻妄道教是崇遂有金狄  
之禍傳有之國將亡聽於神非此其徵乎我

明統一聖真尊信孔氏余猶記童子時學士先生非  
法不道諸子之書不在六藝者不以入於制義項者  
各標宗旨競悟真詮始猶援彼而內附既且誦我而  
反戈悠悠之譚長此安窮余不佞童而習之終身誓  
不敢易一辭今且爲河官口所幸岳瀆效靈民脫魚鱉

可無決排之勞以希禹功萬一獨所爲三教堂近在  
宇下迺撤其像正其名豈敢附於放淫闕邪聊以示  
吾密尙之意知我罪我非所敢必也爰記其事付梁  
簿勒之堂中

邑人吳嶽撰張水部重修里門記畧

南旺魯故大野爲沮洳卑溼地至聞漕河導汶諸流  
會奔遂隄爲湖四望可百里許獨漁樵往來卽舡艦  
爲息止宴然野處數十年來山潦紆迴浸成沃壤農  
事日興室廬鱗次負販工技亦稍稍聚多時有偷竊  
窺覘踈曠掠逐牛馬工人患之莫可誰何余兄弟方



爲諸生實居河滸屬秀水吳公以督泉河至余兄弟  
迺師事之公數過省從容語及民事且曰邑里遼邈  
亡郭郭卽有寇至奚禦諸余兄弟起謝計無出公爲  
相度地形曰南北西衝可爲里門三綿更周遭之可  
爲長塹一門加鍵塹線短坦原有備乎居無何公以  
外艱去時久且廢塹堙而門垣傾弛僅存址墟近復  
荐歲稔盜賊紛起南旺距汶治四十里所巡徼者罕  
至余方謝病家居常懷夜警會常熟張公亦以督泉  
河至余造請告以吳公舊業公慨然任之卽鳩工興  
事更用恢張舊制規增里門爲四區所晨昏嚴閉故  
南北塔木橋二卽緩急可撤也垣益高塹益深不再  
月而事竣遠近矚目狀如郭郭然其人力取役夫空  
暇民不告勞材木伐河橋斷榴磚石悉官府棄餘財  
不稱費於庠世有作者鮮不土苴貨財又率多遊觀  
臺觀徒爲厲階今茲役匪直毋勞費屹爲吾鄉保圉  
俾人皆安堵寔維張公力嗣是仁人繼踵修頽補廢  
將利益毋竭增置丕建之繫獨亡張公之於吳公哉  
吳公名鳳字萬里號默泉張公名文鳳字公儀號立  
齋俱起家進士云

教諭漢陽項誠中侯德政記畧



夫世有矜憐惻怛一於慈愛而無紀法之施者則德掩政也有威嚴酷烈專生刑罰而乏惻恤之念者又政不勝德也兩者斟酌德政兼舉見汝上史侯爲然侯以洪武二十三年冬奉

命來宰是邑孜孜忠勤卽飲食夢寐不忘撫字故民未康也思所以輯之田疇未闢思所以墾之戶口從此而增詞訟因之而簡驗貧富以定差徭尙勸教以勵風俗憫窮賙匱養老禮賢由是汝民室家相慶糧無逋負事無停滯人未逃移又能振其紀綱調其度數一發言布令如桴鼓響應然故吏畏威而不敢犯

民懷惠而不忍欺焉至於修營學宮咸出俸背少藉民力故不見作爲而成功之速也永樂七年夏

上聞而賢之遣使賚其賜金織衣一襲鈔一

勅特陞濟寧州知州掌縣事 千貫勞以尊酒可謂褒崇之至矣侯宰汝二十有一年擢知州又六年其事治民安淪浹已久今年丙申當知州兩考之期會本縣西鄉老人李義等沐侯惠德穆然感激之無從也縷述美政願予涕泣陳之願言刻石昭示不忘抑俾後宰者知所勸也予惟昔羊叔子之在襄陽也輕裘緩帶專尙德教故當時之人



立碑於峴山名曰墮淚迄今觀之人無不感動也者  
且彼當吳晉交敵之時乃侯當

聖天子四海一家之日自今以往則汝民之思與羊  
叔子相悠久矣是爲記

邑侯趙可懷德政記

昔者當嘉隆之際而郡邑之治亟也上輕於御史吏  
輕於使民民無所藉於政而一軼於法故便於  
自行其意而難於其所民之苦連城列邑  
去而見思者幾何自時而制御史之法密於舊  
十三使民之政以而稱惠養休息自其

勢然矣恬於今之忘於昔之所難可與樂成

乎哉汝陽之爲之中都聖迹在焉今之兩都

大道舟車之敝有日矣趙公當嘉靖末而爲

宰春秋盛而敏宣慈而肅在政四年邑之廢

墜於民之疾苦罔不興除河濟之間號爲神君號爲

仁望焉蓋余舉文學生所目擊而耳飮今

日矣垂白穉齒思慕而謳吟之如其始去未

之不可解若此哉或曰公之厲精修政

信不可幾矣乃若法所通變今之良吏

豈惟趙公曰唯唯否否今之循行者易昔之



者難法由刑始則及民深事出習聞則成功  
風上阪之相懸矣盡將數之則壤不均  
履畝而正之畫野爲區表區爲畷縱而爲疆橫而爲  
理豪無所并猾無所賦繇以平矣此故所未有也  
更繇之規歲爲象魏懸母之數  
子舞文之奸  
以陰陽而上下  
既均田畝  
編之法以丁權  
地鱗櫛而爲之差登其子數  
母數如揭日月而  
役始均此故所未有也方  
之未申乘輶之使轂  
擊於途奔命汁趨不及  
公爲太息乃閑馬於應  
門手合符而給之卽有  
借輒裂其繻而廐吏時乎

息肩而黃所未有也此閭之政布在版章久則渝矣  
供億將迎一出  
九歲之息不更一歲有罄橐而  
號無告公謂不調已甚  
改而張乃計歲會之需賦  
入地畝徵其直於官而代之以吏厨傳旁午民無聞  
焉此故所未有也凡斯極敝由公躬革遠近慕而行  
之或請諸郡使挈而爲令竟部州邑且幾半矣吏習  
而民安之至今公之遺愛顧弗遯與其時州邑之政  
何如今日彼且以操縱由已勝任愉快而獨孜孜爲  
父老子弟畫永利之規式歌且舞繹思不忘有以哉  
公又大修澤宮廣置學田群俊髦而程藝彬彬如也



崇百雉而新之洪波環城不塞其阨而壯麗雄於魯  
郊案牘蝟集以石程書握管而銷之疾如流水訟者  
朝而投牒夕而核狀卽有大辟不越信宿畢得其情  
巨盜楊紀嘯聚遠郊兵不能制公以小隊按行譚笑  
指揮縛而赭其室因無桴鼓聲矣此之爲德固罔不  
膏潤風行淪肌浹骨而政存於人不出於法懸之穀  
率能者從之非公所以遺遠也神於聽斷則又難能  
亦舉其凡以告裨官氏志焉民有挹布而鬻膜於塗  
而失問地則有澤蘭命刷蘭而訊之邑人群聽於廷  
闕扉而譏闌入各以布贖所失物在其中解戶受金

於府歸而匿之床下厥明亡金命昇床而訊之因  
其婦有私而伏者焉公不出其室名婢復其所則已  
厥明得金或有矢貨於市獲盜而反誣之不能自明  
也詳責失者以貨予盜盜出則飲其徒曰孰謂君智  
尾者獲之富室之婢逸父以殺告責主人以婢屍而  
繫其父以待隸持肩絮爲信往給婢母母以女來則  
坐其父諸如此類長老傳誦至今凜之夫西門政成  
河內聊借神於投巫廣漢化行潁川亦櫛伏於問馬  
既免雪疑洞如燭鏡不尤異政乎哉要以更制朔法  
爲百世之利使人思而不能言則其太上者爾公旣



召爲御史汝人思之祠諸學宮之右萬歷初載禁民  
之生祝吏者汝人不忍墮也顏其閤曰讀法而陰俎  
豆之如初不碑以石而代之口暨歲癸卯郡丞劉公  
署篆方新問俗於汝而聆公之頌聲謂邑令李君曰  
濟陰紀裴穀城頌張有金石於吾境今其如汝而獨  
闕也以公之政冠百城而不紀於遠何以爲後事師  
大夫其圖焉令君曰諾爰始以石爲碑樹之祠下而  
徵諸行行俯而再思乃敬受命夫澤無遠近久則彌  
傳地無隱顯曠乃益信公方以名卿耆輔都將相而  
秉旄功烈震耀乎殊俗石室之史將不勝書何有於

汝且官守不啻遽廬口之而升朝暮而立社雖信何徵  
卽數十年之廢今而舉之又將以顯而疑也抑豈其  
然邑之慕於桐不以司農而廢茂之思於密不以太  
傅而輟何者九成之臺基惟覆篲萬里之塗發則尺  
轅言有累也卽公之勲名烏奕豈直也人亦汝之  
所累爾民知有令不知有卿若之何疑於顯乎且以  
今之所易而知向之所難使中都之政永爲則於四  
方是碑也無亦衮衣章甫之餘誼而稱聖師之教與  
李君以之言復劉公曰甚善徵哉藏之室史可也勒  
之石碑可也趙公名可懷四川巴縣人嘉靖乙丑進



汝一果京  
士以司馬中丞出鎮於楚且入贊矣劉公名師朱直  
隸開州人萬歷辛卯鄉進士行河郡丞褚公名國祥  
直隸武進人庚辰進士汪公名兆龍陝西興安人壬  
午鄉進士別駕王公名堯封直隸金壇人癸未進士  
盧公名夢鳳山西洪洞人選貢士許公名仲譽直隸  
成安人辛卯鄉進士司理武公名東成直隸南樂人  
乙酉鄉進士能廣公之政於郡李君名枝秀直隸肥  
鄉人辛丑進士能衍公之澤於邑皆民主也其不忘  
前事以此

尚書郭朝賓撰邑侯張惟誠愛養坊記畧

萬曆二十一年春正月天下有司各述所職以會於  
闕下 詔舉廉能異等得二十五人吾邑張侯與焉  
上御會極門勞之 賜宴及金幣寶鏹蓋異數也侯  
復蒞縣乃作坊於公署之前大書

天語於其上曰愛養百姓一顧謾而不敢忘焉侯之  
言曰吾遠臣也何以受知於

上蓋爲民耳若一民不得其所得無負 聖恩違  
聖訓乎此坊之所以作也民咸欣欣然相告曰吾民  
何幸而際 聖世得賢侯如此不可無述屬予記之  
記曰夫令父母乎民者也乃令之視民鮮有如子者



心汰則侈政糝則削法猛則殘得其養者或寡矣吾  
邑當水陸孔道賦繁而役重定戶以給馬輪年以應  
甲計門以充解額外之徵未易悉數民困於供億無  
晷夕之儲以自養兄弟妻子至不相顧非侯養之而  
誰也侯愷悌慈祥精敏誠懇議事必究其弊因弊而  
立之防其法則養馬均於下解俵責諸官供應取諸  
田買辦付諸吏平存晉之價立投櫃之規塩鈔驛傳  
畸數也則議帶徵看倉人役負累也則改設吏濬泉  
河疏宋家窪而洪水不爲災徵荒田之入時其歛散  
以平穀價而凶年不爲害條上制使並諸司咸報可

經見然不足當汶之一支安得並爲二也且天地之  
氣宣而成川安得有形記有之泉不在深有龍則靈  
是龍托於水者也能潛能飛有形矣安得爲人英故  
人也安得先乎神禮每祀必祭土地謂其爲廟祐之  
主也神矣安得其人而齒爲昭穆也夫同堂者非以  
異室而正其非者非之非者也夫以人配神唯郊祀  
有之論其功也英於漕渠忱有功矣於汶之性得無  
少拂然且絕地脉哉或曰英不當祀與曰又非也禮  
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故廟之旣毀者吾弗敢議新也  
廟之旣新者吾弗敢議毀也其於戴村廟後剏爲一



祠令其子孫奉其衣冠而歲時有事焉俾沒者歆其類而存者得伸其尊庶其可乎昔伯宗沒輦者之言君子謂之無績今天下第不得英耳安得如英也者而用其策何憂河決哉故象從新寵昭其報也號從舊名紀其實也祠始於丁酉十一月成於明年五月凡役夫三旬費金錢三千文夫取於暇錢取於帑不一煩有司而助其成者汝上丞郭維澄董其事者老人周士孜也

邑人王賢撰旌表烈女許慕貞合墓墓表畧

汝城東門外百武有許貞烈墓焉按許女寧陽人夫

經見然不足當汝之一支安得並爲二也且天地之氣宣而成川安得有形記有之泉不在深有龍則靈是龍托於水者也能潛能飛有形矣安得爲人英故人也安得先乎神禮每祀必祭土地謂其爲廟祐之主也神矣安得其人而齒爲昭穆也夫同堂者非以異室而正其非者非之非者也夫以人配神唯郊祀有之論其功也英於漕渠忱有功矣於汝之性得無少拂然且絕地脉哉或曰英不當祀與曰又非也禮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故廟之旣毀者吾弗敢議新也廟之旣新者吾弗敢議毀也其於戴村廟後剏爲一



祠令其子孫奉其衣冠而歲時有事焉俾沒者歆其類而存者得伸其尊庶其可乎昔伯宗沒輦者之言君子謂之無績今天下第不得英耳安得如英也者而用其策何憂河決哉故象從新寵昭其報也號從舊名紀其實也祠始於丁酉十一月成於明年五月凡役夫三旬費金錢三千文夫取於暇錢取於帑不一煩有司而助其成者汝上丞郭維澄董其事者老人周士孜也

邑人王賢撰旌表烈女許慕貞合葬墓表畧

汝城東門外百武有許貞烈墓焉按許女寧陽人大

學士彬好孫息也幼卽知若庭訓戢禮容志節耿然許字劉生夢席未姻而劉生不祿卽謝鉛華舖夫位遙望摧毀誓終合葬剪左耳寄姑以納棺焉或勸之更適怒曰生許死忘可同人道於犬豕乎竟囚首奄奄以待盡會兩臺交章表之卒與夢席合葬以成其志詩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氏誠有焉君子曰嗟嗟許媛知從義矣自俗澆耻喪蹈義者鮮甚至子訛父貧臣竊君祿夫骨未寒而鉛華再飾市道不在三綱外矣矧貞烈有閨息聞乎夫常變靜定之謂貞從容就死之謂烈許媛貞守而烈終之聖明之世其配魯義



姑之祠也固宜銘曰人孰無死死或未瑩許媛之死  
守於一貞幼而綴劉長怍二更成仁取義得全而薨  
東華秋月崇丘高風廉頑立懦倫用以正表厥宅里  
樹之風聲胡不歸孝偕我竭誠胡不歸忠偕我致躬  
胡不歸貞偕我一從禮教信義魯邦所崇變彼季女  
聞道而興帝曰旌之示此下氓惟天地長惟日月靈  
人人親長天下式乎

邑令任栗可仕中都餘韻樓記

汶舊乏誌士民傳譙樓生五楹焉蓋喬而久者實縣  
治首門層臺若關隘狀嘉隆間前令巴蜀趙公以一

便啓閉毀而移之左側得鼓政專司臺廣崇而宇  
棟屢壞八回軒殿距寶相寺洪鐘並峙旦暮聲聞四  
迄而民聽以聳焉嗣永清張公令茲邑最久稍稍修  
葺沿於今傾圯甚已余思張垂崖知成都時每宴坐  
聽郡樓鼓番漏嚴差則詰問治守籤者罪抑何愼也  
儻以爲軍中號令宜爾邑宰與百姓共享太平無庸  
問撾鼓之音則范延貴宿萍鄉邸中聞其更鼓分明  
何以知希顏之賢而張公又何以並薦之乎乃校計  
其費俾基址補砌仍之舊者木材瓦石平值而取諸  
鬻者匠傭諸役方沐荒賑卹給哺粥不呼而集甫閱



月落成焉波大夫士咸議中都餘韻名其額則粟生  
何克承之夫上下二千年間自尼父振鐸首重風教  
嗣是而後幾於絕響故今時之汝習偷而玩機心熾  
標胥徒蠶食萑苻時騁蒞茲土者往往弗稱蔽塞粟  
生不敏惟是恬代躁矜代苛樸代纖趨盟介素而遠  
點濡以俟夫衆心所自有之醇良當必■倪洵發訴  
合暢遂民與官精聯神往暮月而後以議興葦暇則  
登樓一眺凭欄醴酒邑中諸勝轉盼盡收卽境內之  
困苦顛連會心冥攝昭昭眉宇間矣旣厚幸履■聖  
人之邦思鐸音而拜下風粟生知勉若乃芳韻餘■

希踪聲教則賢君子接踵也予豈敢哉豈敢哉

縣尹邑令永清張公請建社倉文移畧曰  
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而民生之休戚因之儲穀備荒  
誠牧民者之責矣但事以預立法貴周詳使圖之不  
預則卒值凶年束手而無策若慮之不周則惠難徧  
及有名而無實此勤恤者每長嘆於嗷嗷而困窮者  
竟未免於枵腹也本職新建常平倉積穀五千一十  
一石三月間開倉比時價減三分之一挨鄉順社諭  
令均糴仍刻稟記多者不過三石少者任便零糴數  
日之間市價頓減民稍沾惠矣但田野之民不能皆



之城郭遂不得糴須各鄉置倉隨在貯穀使民不出  
百里卽有所得庶爲完計故職敢以社倉請查行社  
倉之法昔朱文公行之浙東已有成效其後行之者  
多有利有害大抵小民假貸皆起於貧貸時則易還  
貸則難貸時雖以爲恩索時或以爲怨此利弊之大  
害也又查得宋張忠定公之治益州也以蜀地素狹  
游手者衆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斗值錢三十六  
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  
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佑糴之湊爲永制凡十戶爲  
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以此少敢犯法

逮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而邑民無菜色夫社倉法  
之有利有弊如彼而平糴法之有利無弊如此職請  
今建社倉一如忠定公法但忠定公之法止籍城中  
細民而職則欲行之鄉鎮忠定糴之歲以爲常職則  
欲常年糴之而荒年貸之候豐年止令償之亦不收  
息惟貸而負者則去其籍永不得糴夫其糴之也輸  
元佑不假呼迫既有撫字之仁又無催科之擾夫其  
貸之也還倉抵斗負欠去籍旣廣寬大之恩復嚴精  
覈之法足稱無弊庶可常行已經齊集鄉民於庭而  
與酌議擇其鎮店之大居民之稠密堪以建置者四



鄉共二十處城東則馬庄白石彩山并東關四處城南則新店王全城村站張吾村傅村集五處西則高里袁家口韓家林拳家村秦家舖桑科集開河鎮南旺并西關九處北則古城集李官庄四汶集三處各處之左右前後凡在十里之內者悉以附焉每處議建門樓一座前房三間團倉三座後房三間廂房三間卽置爲社學選教讀一人於內不獨令其訓誨童蒙抑且資其看守附記一處工料約費銀二十二兩分委修建今已告完又查各項堪動銀共一千七百八兩無給發各倉易穀賑貸每處發銀八十

七兩四錢照依秋成穀價卽可糴穀五百八十二石六斗六升當此赤春民之困窮已極合候乞日本職親詣各鄉按籍面給秋熟貯倉以後每年糴糶歲以爲常悉如張忠定公法其間損益便通准從本職前議秋糴准時價照原估冬則穀貯倉夏則銀貯庫每當糴糶完日備將數目附入常平倉循環查考又本職於萬曆二年置買大麥種一千五十石八斗七升當年給散貧民佈種至三年還過一千一百五十六石貯預備倉亦當年放出今歲麥熟又當還倉合無將此麥種查照人戶住種處所各就近便社倉交貯



依法歛散不必遠赴預備倉以滋勞費似又優益夫  
預備倉有穀八千五百七十四石三斗常平倉有穀  
五千三百一十四石則環城而近者可無失所若各  
社倉有穀一萬一千六百五十三石三斗有麥一千  
一百五十四石則離城而遠者亦可無虞庶乎惠非  
偏陂政不失平幸逢有年縱不藉此倘遇凶歲可望  
存活其於民生未必無裨於萬一也

又補助厥設置牛種原申畧

查得縣治迤西宋家窪徵糧民地三百九十餘頃年  
久不獲耕種一方百姓困累極矣本職親詣彼處度

視地勢高下分定工程挑濬洩水河渠一道建置兼  
濟閘一座導洩本窪積水已盡入運前沒民地俱堪  
耕種但各地戶災困年久交無牛種播置不前本職  
動庫貯官銀七百四十七兩三錢收買壯健牛三百  
隻印烙編配以民安物阜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政平  
訟理化行俗美二十字爲號每一字爲五號每一號  
率三隻爲一牯并設處積貯麥種二千二百餘石俱  
酌量水窪之災民多寡給領趁時耕種又慮災民冬  
月乏草喂養致有倒失議於本縣東西二關新建補  
助厰二座搭蓋牛房八十二間并置槽欄以民占官基



租稅草料雇人喂養候春月東興之際仍復查給  
種外所有前借銀兩未經處補查得先該本職於本  
年五月內徵收差銀幸值二麥頗登花戶糶麥納銀  
苦於大賤又且難得絲銀及至煎銷不免耗且催  
徵愈促則麥價愈賤麥價愈賤則傷農愈甚本職心  
切病之議令花戶銀麥相兼交納仍比照時價量爲  
增添小麥每石值銀三錢七分准銀四錢二分大麥  
每石值銀二錢五分准銀三錢乃選委殷實人役在  
於預備常平二倉分投收受共收過小麥八千一百  
十三石一斗六升三合共值銀三千四百七兩

錢二分八釐四毫大麥一千四百六十八石一斗一  
升三合共值銀四百四十一兩四錢三分三釐九毫  
及查得各項代當各夫人役俱係貧民一遇工食不  
接不免稱貸及至領出倍息償還歲歲因之季季相  
承貧夫力食室蠶損言念至此亦可疚心况值今  
年九月例該南旺大挑各夫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  
將前收麥石預給各役以爲萬曆五年春季工食及  
查二頃時估已踰前時收價今將大麥每石作銀四  
錢小麥每石作銀五錢二分俱已示集各役支領訖  
在花戶之交納也既沾增價之惠在各夫之預領也



又免貸息之苦在官則獲附餘銀九百五十八兩一錢二分七釐六毫除扣補前借銀七百四十七兩三錢仍剩銀二百一十兩八錢二分七釐六毫添買牛具補助災民但贏餘之數原非額項若不申明難免乾沒非所以杜奸弊而圖永利也再查東西二關補助厥既經設貯牛種原係千錢糧銀應置立循環文簿按冬春二季一併倒換查考庶乎奸弊不生而事得永久矣蒙撫院李公批據申收麥照價作銀農不病賤出麥預作工食夫不貸息隨時糴糶即獲餘金九百五十有奇既償買牛借數而又六其餘者添

買牛具以濟災民真可謂惠而不費一舉而衆善備矣如議行併置循環報查公事人歸公可憐辛卯休汝舊無誌相傳張公鄜有誌畧數紙逸不存矣至公賢始爲中都故實集斷未經副本爲南旺游水部持去幸其藁猶散在諸藏書家然惟郭生汶所藏本最完善蓋得之外舅張公鳳羽者也即間有損益失實而可據者十之五矣若王生興邦所輯錄者錯出已意幾掩前美百惟一足備採擇耳至東原梁起宗者宋太素公之裔也以家業徙汶上乃曰贏糧遊境丙凡二年所斷碑殘碣皆劄記之即文不雅馴而近



事頗核抑何得廢焉 邑侯栗公初下車時博訪志稿俱得前書屬生等次閱之始於季浚冲浣再越月而告竣夫生等固陋無能爲役又遽成之疎誤宜矣然富人之名不以金載好士之傳不因米畧所有是非一準斯民卽草野倨侮之習能盡避乎或曰郡國諸乘凡例不一近議盡去列傳年表純用志體不亦名實相副耶生等竊以爲不然夫孟堅之志亦名爲書承祚之傳通號爲志誌者志也亦觀其志而已矣是書也同與次閱之役者凡五人魏生可教辛卯科舉人王生命新癸卯科舉人李生燁然丙午科舉人畢生公亮邑廩生夏生修和郡增廣生

汶上縣志卷之八終



汶上縣志後序

夫汶上故魯中都吾夫子嘗爲之  
宰及門若冉子優於政者而繼宰  
於斯遐想當年所爲期月而化行  
一三年可足民者其施爲大畧有芳  
規在焉余小子誦法聖賢今旣得  
使爲汶竊竊然喜得從聖賢之後



也矢心自許曰所不願學孔子苟  
祿自潤以上頁

朝廷設官之意下悖父師惓惓之教  
者非夫也憶昔紫陽知南康甫下  
車輒求覽郡志乃舍然大志臨市  
以南旣抵汶求所爲志者願又弗  
其今去夫子之世一千餘年習風俗

民風若江河之趨而不可挽獨其  
遺黎在耳欲藉尺牘爲之指南以  
漸還推道僉謂汶之乏志所從來  
已余方苦於高山景行之無自而  
歸心自用之爲難浹日間汶流夜  
漲近逼闔閭及權舟鄉落驗問災  
狀始知一邑之大勢其與國人交



也酌之以禮際按之以事務徵之  
以居服參之以獄訟亦復漸貢其  
情且考圖籍而知困於殺採輿誦  
而知近於禮且禮之流風積習暨  
諸損益寬禮之教業有以得其要  
領洩聞交城王公嘗爲中  
都故實集禮散在諸藏書家

因求得之徐加點次延邑中二三孝  
廉及畢夏兩茂才訂爲成書付之  
剞劂氏而汶之所以待治於上者  
黎然備矣乃余之敷政概乎未有  
得也凡百君子其有稔知治體匡  
七尺之施回百折之瀾騁九達之  
徑含四氣之和者儻取汶志一寓



目焉尙憫余之不逮示我周行庶  
幾不重矣吾夫子所撫綏之遺黎  
卽不敢望紫陽覽志而自治南康  
抑亦因志而得所以治汶者於諸  
君子也是帙也固余所爲請益之  
地乎

皆

萬曆三十六年歲次戊申秋七月既  
望汶上縣知縣任邱栗可仕撰





聖天子繼明繼世與衆百姓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庚申殊小民到

重刻汶上縣舊志跋

余續輯汶志六卷付諸剞劂業已  
告成得與舊志並垂矣邑縉紳學  
士復請於余曰汶之無志也百餘  
年矣公博採編續顯微闡幽使  
汶之人與事沉埋於百年者悉光  
昭於此日吾輩披覽之下罔弗忻



折然共快厥成而嘆公之大有造  
於汶也獨是舊板歷久朽敝漫滅  
者十有三四若及今不修將愈久  
愈壞勢必新者存而舊者亡恐舊  
者亡而新者亦存而弗備也曷重  
刊之俾並垂不朽乎余亟善其請  
爰取舊志核閱訂正并付梓人其

闕者更取故家舊本照填或舊本  
模糊無可據補者則寧缺焉以附  
春秋郭公夏五傳疑之義工既竣  
敬贅數語於後以識重梓歲月云

丁酉陽月西冷聞元昶謹跋





